

袁子凡網鑑

三四

唐 廢烈王及祿王三君
秦 始皇二世子嬰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8

3



文庫 11
D. 258
3



010190561360

周鏡趙田了九袁先生編晉書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三

左傳哀廿七年之
史記為十四年之
不必詳為十四年
也

只記其事之根源者
也

初命三晉
為諸侯

天子之職
莫大於禮

君臣猶天
地之不可
易

○周紀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在位二十四年○是時周室衰微徒
權虛器號為天下共主傳至赧王五世為秦所滅

戊寅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春秋之世晉有范
氏中行氏智氏及

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
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

受制於一人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率諸侯以制卿
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
可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
以別之然後上下繫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故繁縷小物



明

宋

趙田 考亭 朱熹 通鑑
潭陽 袁黃 司馬光 綱目
余象斗 刊行

三公

周鏡趙田了九袁先生編晉書本歷史大方綱鑑卷之三

新四庫全書

孔子惜繁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衰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盡於斯矣

胡致堂曰

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親政之志息受貨賂於崔將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凝水堅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故善為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違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慮禍亂也不為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頻笑不苟誰敢驕假八柄在已誰擅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溫之類接迹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哉是故韓趙魏之為諸侯孔子所謂吾未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尹起莘曰

魯在桓公則王不稱天在成公則天王稱子至於小白葵丘之會重耳踐土之盟雖嘗使宰孔賜酢及尹氏策命然皆不見於經夫在內則書以示譏在外則削而不錄聖人筆削之旨其嚴若此今晉之

春秋元年 王使榮叔來賜桓公成 八年秋七月 天子使召伯 來賜公命 傳德九年 齊侯之命 使宰孔賜酢 侯既東 王室衰微 聖人憂之 筆削一經 垂法萬世 錫命於 侯 稱子 至於 小白 葵丘 之會 重耳 踐土 之盟 雖嘗 使宰 孔賜 酢及 尹氏 策命 然皆 不見 於經 夫在 內則 書以 示譏 在外 則削 而不 錄聖 人筆 削之 旨其 嚴若 此今 晉之

人君亦謹於微 一經垂法 萬世 聖人筆削 之旨嚴

君子貴於 覓幾而作

未始 圖治者憂 謹微

聖人慮遠 如田得失 何

而與人以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王惜禮禮 而與人以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繁縷而與 人以邑襄

弁髦出左 氏昭廿年

之意

古人造端 立本之意

理之賢於 人者五

智果別族 為輔氏

趙簡子立 無恤

書訓戒二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簡以授二 子

目初智軍子將以理為後智果曰不如雷也理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遠者一也美鬚長矢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疆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理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

目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恤書律切

申特衍字 汝默号瑗泉
長洲人嘉 靖壬戌一甲
一名少師 兼太子太
師史部尚 各中樞殿
大學士贈 大師謚天
定

簡子使尹
簡子使尹

焚券事 見孟嘗
君傳

甲瑗泉曰

智趙二家之存亡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功
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矣趙無恤焉得仁鞅之服未除即以銅科擊殺代
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為而無恤為之不忍之極
也瑗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
如曹操幸而成不仁則一也

簡子使尹

為保障乎 繭絲者指賦稅而言保障者指藩籬而言尹鐸也簡子曰保障哉
尹鐸捐其戶數 輕民力舒也 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
少重之曰多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胡致堂曰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
為天下者乎 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為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脫身而得免况

羅康洲曰

田文之志在於惠民而馮驩能成焚券之舉魯桓之志移於
女樂而仲尼不能成攝相之功尹鐸受晉陽之命而未知簡
子仁暴之心何如蓋欲探其志之所向而為已服勤之地不然則繭絲
之不可為塗人且不待問而知而尹鐸味是乎哉後姚崇以十事要說
亦此意也

智伯與康 曰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

君守勤小 物故無大 患

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
敢與之對曰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
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

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侮不
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徃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
則我得免於患以待事之變矣康子乃與之萬家之邑智伯悅又求地於

魏桓子桓子以無故欲弗與任重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
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
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桓子亦與邑萬家又求蔡皇狼之地於趙襄

子無恤立是為趙襄子阜狼地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
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

趙向曰走下同從者曰長子近

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

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

反勞也

罷滿廢

長子古邑名漢置

長子縣今山西瀋

趙向曰走下同從者曰長子近

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

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

後取也

都音際
集覽

正誤曰今按
抽送切古
字多借
用之

者曰邯鄲之倉廩實邯鄲音寒丹古邑名秦置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屬附也尹鐸之所寬也

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浸當作沒度二尺曰版

沈竈產鼃沈音沉鼃音民無叛意郗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

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

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智伯不

悛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見音二子曰臣聞啓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

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

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

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

在按戰國策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

利於前皆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計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

惜之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

温公曰智伯之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

賢此其所以也夫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

者德之資德者才之帥也夫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

而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

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善者善亦無不至矣愚者

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

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自古以

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唐荆川曰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

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復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

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寧以國斃不能從也與地所以

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變速襄子舍長子即郵

而走晉陽知人和可與共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

求了凡曰智伯欲攻夙絲而先遣之大鍾方車欲伐衛而先遣之野馬

衛用南文子之策而夙絲不納赤蔓枝之諫也他日伯帥趙魏以

伐范中行氏已又求地於韓魏二國不愛萬家之邑以致之一則曰狂

也而卒不悟豈非惡盈其貫固天益之疾而奪其鑒耶不然何以其中

攻夙絲
負東王將
見戰國

九阿監甫

司成則正二

一

章一
作草

人者還自中

而不知耶 **鑄**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 飲音蔭 便器蓋似之 或謂飲酒器但

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 七音比 又八 劍也 其

襄子室中塗廁襄子如廁心動密之獲豫讓左右欲殺之襄子曰義士也

吾謹避之耳乃舍之豫讓又漆身為癩 癩音賴 漆有毒人近之則患瘡 腫若癩然 故讓漆身以變其容 吞

炭為啞 吞炭以行之於市其妻不識也 其友識之 友與之志同 交久知其

報仇也 **為之泣** 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 孟長也 晉六卿 子乃

為所欲為顧不易邪 易去 何乃自苦如此 豫讓曰不可既已委質為臣 費

同古者士執質見其君仕則委質為臣不復出疆 載質矣 而又求殺之 是二心也 凡吾所為者極難耳

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 **也** 襄子出豫讓伏

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 **案考** 按戰國策襄子喟然嘆

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

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滅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

集覽 衆其 君事

愧天下後世為人臣者

豫讓真義士

張皮曰委質 形質也

之

委質為臣

不復出疆

載質矣

而又求殺之

是二心也

凡吾所為者

極難耳

也

襄子出

豫讓伏

於橋下

襄子至

橋馬驚

索之得

豫讓遂

殺之

案考

按戰國

策襄子

喟然嘆

伯名既

成矣寡

人舍子

亦已足

矣子自

為計寡

人不舍

子使兵

環之

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子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

賈誼曰 豫讓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之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一豫讓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子列士人主使然也

胡致堂曰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祿而效忠則

矣子孫無所託矣而讓也無後矣氣勢無所倚矣富貴無所可求

所為而為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此非特可為委質事人之法無

方正學曰 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觀斬衣三躍

而論讓有餘憾矣國士濟國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

諄諄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守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

於人而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

驕必傲傲必凶諄諄切懇告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

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

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

死乎讓於斯時會無一語開悟主心袖手傍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會

若是乎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

為仇敵暮為君臣靦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

醜他典 切面只

豫讓抗節 致也 豫讓行出 乎烈士 人主使然 豫讓不忘 國士之報 豫讓無所 為而為 可為委質 事人之法

文侯師子
夏子方
文侯式干
木之盧

文侯師者桓子之孫也是為文侯子之山金氏云文侯斯桓文侯以上子夏
甲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敬則俯而悲之四方賢士多歸之

人君以得
師為難
文侯非真
自得師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魏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往館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有得師
問魏文侯
師子夏子
方何獨不
師子思歎

胡致堂曰人君以得師為難文侯非真自得師者而三人又非一世之人脩睦以善鄰則不失於韓趙聞翟璜之對則悟任座之言直聽子方之論則知鐘磬之問非將相大任也謀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有得於師道矣但文侯聽古樂則惟恐固聽則非文侯之音則不知倦是以徒能師三子而不能師子思也雖然子思亦非文侯之所得師也

文侯不失
慮公之期

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夫又雨君將安之徃也文侯曰吾與盧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之期哉乃徃身自罷之

丁南湖曰

兩矣飲矣樂矣左右留之矣儻事非所急矣而欲赴虞人之期是亦不可以已乎可以已而不已是好信也信則傳令

君仁則臣
直
任座直言

文侯使樂羊伐中山中山古之狄郟也漢為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鍾聲不比
乎左高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磬不比乎左高左方之聲高謂阼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言人君當明樂官擇而用之不必明樂音

審音龍管
也

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子方不禮
子擊

子擊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

富貴安敢
驕人

而罷亦可也何必冒雨而躬徃也徃焉而必以雨必以躬必以群臣之共見是好名也嗚呼好名如此以結人心而魏斯之在三晉特為寡奪之首

驕人

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

二者病則

皆從驕之

一字失

成瑨之子

何如

達視其所

五者足以

定相

文侯上相

于李克

呂東萊曰

夫富貴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驕人得蓋驕之一字雖以周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若子方豈可以驕人乎子擊欲以不免為風穀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世皆從驕之一字失也

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

則瑨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

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

出翟璜曰君召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

也西河春秋晉地今改太原府汾州是君內以**鄴**為憂鄴邑名魏文侯始封於此漢屬魏郡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是臣進

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

傅臣進屈侯鮒符遇反傅方遇反相也邢姓也名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

魏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上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璜

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直函山曰

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為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窮困而不為非義之事雖貧賤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且其言優游不迫上足以悟文侯下足以感翟璜蓋養其心有道矣但當時魯有曾子衛有子思在國又有子夏聖門第一流人物獨不優於二子耶文侯問不及此而克復不急推轂豈天真未欲平治天下耶

鑿鼻起者衛人仕於魯魯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魯人疑

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

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

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

三人君皆師之

此言亦庶幾得觀人之要

聖門第一流人物

問具起殺妻求將何文侯不疑而用之歟

司馬穰苴
弗能過

克曰起貪而好色

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平又公叔之僕稱起廉節前貪而後廉哉起家本千金破產求仕今言貪非實貪也貪榮名耳

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贏音盈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

吳起吮卒

也起為吮之吮吸也謂吸其血膿也卒母聞而哭之

何哭為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旋轉回也踵足跟也謂旋踵之間死於敵言不久也

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得魚

吳東萊曰吳起殺妻求將終為魯人所譏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

捨其意在

畢竟金

心所使

妻九日

夫婦人倫之重也起以求將而殺齊妻又以織組違度而出衛妻苟以就名則殺而可苟以致功則出而可夫人而莫能

為之妻又孰能為之友與處哉孰能為之君與臨哉故以起之材而衛魯魏荆咸用之其功名傑然矣而其君卒縉之太臣卒害之以逮於窮而由招也

曰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臣鄭歌者搶店二人搶音撐

公仲亦有進士

者名歌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

徐越皆可

謂連曰番吾君失其姓氏常山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

歌者之田且止

曰未也曰牛畜荀成徐越皆可連進之畜待以仁義烈侯迫然適音攸氣

也明日欣待以舉賢使能明日越待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

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上下皆具曰襲

唐荆川曰區頰舌間也烈侯好音欲與搶石以田番吾君教公仲進士

也

公仲進之或易以仁義或易以舉賢使能或易以節財儉用則三子者固搶石之敵而對病之藥也卒之默奪自不覺向之所嗜者若有以移賢有大於三子者乎

侍
集覽曰
侍執勸也

乙酉監甫

司成則三三

集覽番音婆又音盤又音蒲

鑑已卯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

安王名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盜殺韓相俠累

綱甲申五年盜殺韓相俠累。○目韓相俠累俠音協俠姓累字名傀與漢陽開州屬嚴

仲子有惡史記作仲子聞軻人聶政之勇軻音質軻縣屬河內以黃金百鎰為政母

壽為去聲欲因以報仇欲使政殺俠累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仲

子乃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兵衛甚嚴政直入刺之因自皮面抉眼皮面謂刺其面皮抉眼謂出其韓人暴其屍於市購問莫能識姊瑩往哭之曰瑩音

是深井里屬軻縣聶政也以妾在故重復自刑以絕踪妾奈何畏沒身之

誅終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屍傍

綱目斷云聶政刺客小人直穿窬之微者爾書之為盜夫復何說嘗怪樂予之意向微君子直筆書之則千載之下必有聞風效之者矣

鑑庚子十一年齊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田和恒之曾孫也何以不書大夫見為大夫者

綱目新即丹起

史遷若有深嘉樂與之意

史記正義也刑作刊為嚴使子而非為姊也

母在未可許人

不當若是叛逆之甚也

鑑壬辰十三年齊田和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

田和求為諸侯

尹起華曰前書田和遷其君於海上繼書求為諸侯許之則當時若不告臣不臣其見之矣

鑑甲午十五年魏文侯薨太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

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

庭湖在巴右彭蠡湖在彭澤縣是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東南瀆濟西北距

右秦華即西嶽秦華鄭縣有少華山故指西嶽為秦華也伊闕在其南伊闕俗名龍門在洛陽西南六十里羊腸

在其北羊腸山在太原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孟門今石州龍門縣是右太行太行行音杭○太行山在河南

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丁氏曰吳起之對其得告君之正而非立國之常也吾聞守國者必設險故為治者非修德無以守險而修德者又不可以不設險也修德設險本末俱備此立國之常也起為武侯恃山河之固而不知修德為本

險本末俱備此立國之常也起為武侯恃山河之固而不知修德為本

守國者必設險

舟中之人皆敵國

險

田和求為諸侯

在德不在險

舟中之人皆敵國

守國者必設險

知道者告君當不過此

吳起田文論功

三者皆出吾下

故特畧其末而不重雖知道者告君當不過此而起顧能之但遠人未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兵非聖人得已者起則專習兵法力闢天下而不引君當道在德不在險此固武侯所不知而在德不在兵是豈吳起所能達耶

魏吳起奔楚楚以為相○**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宿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至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久之魏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疆兵破遊說之言縱橫者關東地從居之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擯秦故曰合從關西地橫廣於是南平百起秦獨居之張儀相秦破關東從約使連秦之橫故曰連橫於是南平百起也猶言百蠻也

怨吳越者

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乙未十六年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丁南湖曰書齊大夫者史之舊文耳田和首遷其君綱目不與其為大夫也故改曰初命齊田和為諸侯

綱庚子二十一年楚君類卒楚人殺吳起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者夷七十餘家書法稱人衆辭也然書殺則愈於衛鞅矣鞅書誅

丁南湖曰吳起以修德說武侯矣茲乃以殘忍凶於楚其太史公所謂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乎抑以殘忍進者必以殘忍也

綱壬寅二十三年齊侯貸卒無子田氏遂并齊齊姜姓周武王封太公望十九世為田氏所滅田氏本陳氏也自此以後是為田齊

綱乙巳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

綱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俱酒乃靖公名家人謂居家之復其奪其城使為廢人

丁南湖曰韓魏趙者晉之故臣也舊史謂韓魏趙廢晉靖公而分其地則不見其為晉臣而不臣之罪隱矣故綱目改書之曰三晉

見其以故臣而廢故主也

烈王 名喜安王子 在位七年

齊威來朝

辛亥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

天下以此賢威王空谷足音

綱目樂與人為善之意

綱目斷曰 無而僅有者不朝今齊乃能朝見于周是空谷足音絕也

齊威王曰 大夫語之曰 即墨本萊州邑今山東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自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

齊阿封即星

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 視阿今東平自子守阿譽言自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言自趙攻鄆

子不

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意阿大夫及左

群臣務盡其情

方正學曰 彼固霸者之餘術耳鳥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

其智乎賢者非特即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

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即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

所賞罰焉其為鄰國之防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

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矣

賜秦鞶之服

綱目 丁巳五年秦敗三晉之師于石門賜以鞶之服

書法 前年秦兵至洛陽無忌揮執甚

綱目斷云 秦之罪不容誅周天子不能治之反賜以鞶之服是教以

殺人之事而賞殺人之賊也周人妄賞之失不言可知兵禍

何時而彈與

綱目 已未七年秦伯卒秦獻公薨子秦孝公立是時河山以東疆國六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綱目

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皆夷狄遇秦擯斥之擯棄也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與音預於是孝公發憤布德脩政欲以疆秦發明秦伯卒何以不名史失其名名不登

於簡冊也綱目從春秋滕侯宿男之例亦及史闕文之意也

綱庚申八年彗星見西方○衛公孫鞅入秦自秦孝公令國中曰賓客群

臣有能出奇計疆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凡裂土以封諸侯其受封各有分地於是公孫

鞅聞之公孫姓鞅名乃西入秦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柰社稷何

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中庶子官名也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默

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

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

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

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變臣

衛公孫鞅入秦

公孫姓鞅名

公叔先君而後臣

年少有奇才

公叔先君而後臣

公叔先君而後臣

公叔先君而後臣

公叔先君而後臣

景監監去聲景監姓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說

史記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而鞅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

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

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曰吾說公以王道

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乃說公以

霸道其意欲用之矣鞅復見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乃說公以

悅語數日不厭乃以疆國之術說君耳

綱申斷云上書彗星見西方下書鞅入秦秦自用鞅之後日肆虎狼之

然哉然則鞅乃西方之彗出而掃滅宇宙者爾綱目特筆於此蓋有深

意存乎其間也

綱壬戌十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衛鞅欲變法秦人不

悅衛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樂音洛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

其故

秦以衛鞅為左庶長

至德不和於俗

聖人不法其故

秦以衛鞅為左庶長

至德不和於俗

衛鞅定法

徙木立信

以法為本
文也

緣法而治者更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以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拘於法也。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

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左庶長官名。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五家為保，十家相連。收司相糾發也。一家有罪，九家舉發，若不糾舉，則十家連坐。司，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人得爵一級。猶管也。為什五之法，使之相收相管也。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無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率，音律，約數也。猶言。差等，高下以受賞也。為私闕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方本業耕織。僇，併也。力致粟帛多者，復其身。其謂除免事末利也。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孥。孥，妻也。舉取男女收為官家奴僕。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論，議法也。謂宗室若無軍功，不得入宗屬之籍，謂除其爵秩也。不及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次，謂各隨其家爵秩之班。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名田，占田也。漢京帝孔光何。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榮華。令既具，朱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之者，予五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行其年，過歲也。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西賈。黥，音禁，墨刑也。罪其師傅。明曰：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闕，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書法。書變法，罪首變古也。故書鞅而削其族。

溫公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信，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其民，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信，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其民。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考證：按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喪地千里。一旦仗劍劫齊桓公於壇位之上，公亦不背其盟，竟以侵地歸魯。○又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沫，莫葛反。

秦民後言令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書法。書變法，罪首變古也。故書鞅而削其族。

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信，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其民。親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信以畜其民。况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考證：按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喪地千里。一旦仗劍劫齊桓公於壇位之上，公亦不背其盟，竟以侵地歸魯。○又晉文公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退一舍而原降。○沫，莫葛反。

增減一字

者千金

秦為積威

所切

温公不識

王伯

聖人所以

信於民者

如此

皆從本之

所教

孝公務本

力積之效

畢養心曰 居不韋為相，自作今書，布咸陽城門，懸千金於其上，延諸侯

誠無一字，可增減哉。誠以秦人為鞅積，果可以為信乎。曰：此小人祖詐之術，非

能勿軒曰 信也。然則温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贊其令之必行，非與曰：

温公不識玉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

而贊之也。何以言之。曰：昔者聖人之治也，民饑也而教之稼穡，民寒也

而教之桑麻，穴居野處也而教之宮室，汗樽杯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

婦也而教之有親，有別，君臣朋友也而教之宮室，汗樽杯飲也而教之器用，父子夫

醫藥，死也而教之喪葬，為善也而為之賞，以勸之為惡也而為之刑，

以懲之。是皆因其自然之理，當行之，所以信于民者，蓋如此。豈有一毫私

意，如金石之堅，非議而刻，薄祖詐之資，欲售其富，疆吞併之術，恐民驚駭，

而不測之信，非議而刻，薄祖詐之資，欲售其富，疆吞併之術，恐民驚駭，

行不測之信，非議而刻，薄祖詐之資，欲售其富，疆吞併之術，恐民驚駭，

矣。驅之戰，則死敵矣。驅之刑，則死敵矣。驅之刑，則死敵矣。驅之刑，則死敵矣。

賜死，不敢自白。趙高指鹿為馬，廷無間言，皆從木之所致也。嗚呼！小人

之術，正如毒藥攻病，非無一時捷效，而其潰腸刻骨之禍，蓋有不旋踵

者。鞅不足道也。而温公議論如此，吾以是知功利之移人，賢者不免也。

蘇東坡曰 秦固天下之疆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

孝公務本，力積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

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也。

威王寶

丙寅十四年 齊威王魏惠王會于郊。田與政同，儼也。惠王曰：齊亦有

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

臣有檀子者，檀姓也。史大其名，使守南城。南城，縣名，屬泰山郡。則楚人不敢為寇。泗

上，秦置泗水縣，今屬山東兗州府。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盼姓也。使守高唐。高

今改州屬。則趙人不敢取漁于河。吾臣有黔夫者，黔夫姓也。使守徐州。徐州，即

東昌府。則燕人祭非門。趙人祭四門。燕趙之人畏齊，侵

有種首者，種首名也。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固將照千里，豈特

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畢養心曰 戰國諸侯之所寶，惟以珠玉為論。而知所寶者，惟齊威王楚

是知所寶在此，王孫而已。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為寶，楚王孫不以白珩為寶，

而不在彼也。

丁南湖曰 齊魏以田儼為會，會之可醜者也。威王之誇，

四臣亦得，不償失矣。况齊王之誇十珠耶。

威王知所

寶

四臣照千

里

寶

寶

寶

國師○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

敗績○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

斷其足而黔之齊使者至魏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王以為師至

是謀救趙以臏為將臏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使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

輜車中坐為計謀思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空拳救關

者不搏楫批元擣虛謂以批元擣虛也

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楫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

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

而收弊於魏也思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

名韓以申不害為相無為若臣自正黃帝無傳老明之書有八十一篇以千昭侯昭侯用為

相丙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疆○昭侯有與

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

一咲頓宜作頓愁戚今禱豈特頓咲而已哉吾必待有功者

丁南湖曰洪範五事特先乎貌大學八條惟本乎身故明主之愛頓咲

謂不知類敏也所以肅貌而循身以為致治之大本也而昭侯乃曰滂豈

鑑辛未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冀記也記列教令當於此門闕然為道宮庭於咸

陽咸陽漢高更名城漢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

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田間道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蓋謂井田道陌更

音庚變為賦稅法井田則借民力助耕公田不復稅民之私田

井田上世之良法

稅之法其變古之罪不可勝誅矣

乙亥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書法衛故侯爵也不書復而書

○鑑子思言魯變於衛侯曰公也侯名慎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

苟安可將五百乘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聖人官人
猶匠用木

三卯棄干
城之將

子思諫衛
侯

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賦收租而食人二鷄子鷄子卵也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二木名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卯棄干城之將干杆也謂杆蔽其民若城然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辟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闔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度入般音鐸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矯正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俱也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丁南湖曰

君聞臣諂國無道矣國無道其然足以容此子思中庸之至戒也顧乃危言於衛侯而自犯其戒何耶子思之心即乃祖

諸侯會于
京師

之也

秦師師會
諸侯來朝

謂魏之伐
趙也者伐

魏以救趙
也者伐魏

以救韓而
皆能取勝

何如

折

受重利而
得尊名

綱戊寅二十六年致伯於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諸侯來朝其畧之向秦所使也朝觀諸侯之常禮而待命于人以是為不恭也

綱丁丑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書法會于京師何非朝也天威咫尺而忠貞自處觀其在衛寇至不去則豈容默懼者耶

綱庚辰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綱**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威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併而入於魏矣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斃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想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斃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遂起兵使田忌田嬰田勝將之孫臏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魏都大梁龐涓聞之去

綱目斷曰會侯秦之協制也此而昔之周秦之情見矣

十六

善戰者因勢而利

孫臏減電

斫樹白書

遂成堅子之名

關孫臏減電

何知

韓而歸魏魏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

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消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

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遂之孫子度其行暮

當至馬陵馬陵道名在直隸大名府城東是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

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

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魏師

大亂相失消乃自刎曰刎割也遂成堅子之名堅重堅斤齊因乘勝大破魏

師

唐荆川曰減竈示怯白書伏弩孫子之策龐涓若燭照而龜卜何其明也然明於料人而昧於料己不能早救患於彼刑古人所以

有不見其睫之譏也

綱辛巳二十九年秦衛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四邑地於

秦徙都大梁

秦封鞅為商君○曰衛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魏雖有入有

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

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

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

之鞅遺中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

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中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中

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乃嘆

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惠王恨不用公叔之言以殺鞅也秦封鞅商於十五邑於音烏商

胡致堂曰使鞅而可殺殺鞅而魏長無患未免為殺無罪以利己仁者

言而以不用公叔之言言而以不用公叔之言為恨其亦可謂愚矣

綱癸未三十一年秦伯平秦人誅衛鞅滅其家○**鑑**秦公慶惠文王

朱訓

再誤

朱訓

再誤

為法自弊

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鞅出亡逃欲止客舍舍人舍人曰商君之法

舍人舍藏人無驗者坐之無文憑可辨驗者鞅嘆曰為法自弊一至此哉

去之魏魏魏魏不受內之秦秦人秦人車裂以徇車裂謂以四體及

帝秦亡秦

蘇東坡曰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食足兵疆以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焉理勢自然無足怪者

論四渭水

論初鞅用法酷步過六尺者有罰秦置六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田六尺為步過六步則田畝寬而稅少

治秦孰與

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百里奚宋

趙良說商

活

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謂置晉惠公一救荆禍秦穆公二十八年

子不歌譴者不相杵不歌譴不相杵出禮記隣有喪春今君之從政也

陵轢音歷陵作較車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杜閉已八年矣

君又殺祝驪而黥公孫賈黥音繁墨刑也蓋墨者黥詩曰得人者興失人

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危若朝露朝露云者喻其而尚貪商於

數者非所以得人

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賈客人君死臣子不欲斥言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鞅於秦無仁恩故秦之商

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胡雙湖曰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難也六國者之地不足以自蔽也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葛爾刺薄之徒亦可以少戒哉

綱目斷曰果起亦鞅之流也起書殺而鞅書誅是不惟楚群臣有射王中屍之罪而起鞅之輕重亦可見矣蓋起之少恩足以亡其

兵起亦鞅之流

致堂

軀而執之詐力至於貽禍無窮固非起之也然秦之於執用其詐以滅六國亦以自滅其國執之用秦用其詐以滅秦國亦以自滅其家明書于冊所以示天下萬世之戒箴矣

鑑目

乙酉三十三年孟軻至魏舊史謂鄒人孟軻至魏則以一國之士小之孟子名軻鄒人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惠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不能用也○初事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牧民之道何先仁義固所以利之

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

張南軒曰

以學不仁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人之學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交要與惡其殷之念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夫義利霄壤之判慎思力行不令晝夜其能真有得乎其然者命之所

時說舉贏

曰戊子三十六年韓昭侯作高門楚大夫也曰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說舉贏者也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蘇秦游說六國

網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鑑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并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為之蔽也願大王與趙從親從即從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山東之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秦不敢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秦於六國今年伐明年討如蠶食桑葉然緩而不驟也韓魏不能

周監甫

支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竊為大王計莫若一韓魏

齊楚燕趙為從親以擯秦擯斥也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洹音桓邑名也

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撓擾也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

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關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賚之以約

於諸侯於是蘇秦說韓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

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

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蘇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侯欲侯怒而

也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

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千里武夫蒼頭蒼頭長大有奮擊各二十萬

徒十萬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千里武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斯

大王熟察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四面有山關地方二

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臨淄之塗臨淄齊屬邑名車轂擊人肩摩

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也今秦之攻

齊則不然雖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

秦之無柰齊何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齊王許之乃南說楚王

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

鷄口牛後

此霸王之資

兩策相去

前倨而後

呂東萊曰

秦說齊王曰韓魏所以畏秦為與秦接境也趙魏戰而勝秦

則兵折半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

韓

從約長并相六國行過洛陽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飲食蘇秦

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眾人乎使我有洛陽書法

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

著六國之志也連衡則書秦使張儀說之矣從橫之說童子羞之此何以

書之見不可恃也

則兵折半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

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秦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所以為蘇秦也。

袁了凡曰也。晉雲鮑生謂秦信有志。然其所建立。祇足誇嫂婦。余以此

特見其路過洛陽時耳。乃其庭說諸侯。抵掌而談。藉戴眉鬚。為婦人容。將有迤而憫之。窺其形似。其不為中庭之訕。而泣以相向者。後希

綱目斷曰昔蘇軾有言。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

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術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為目前。救急之計。舍合從之外。亦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于一。惜乎秦之為謀。徒能押闔其說。以利而啗六國。爾天下大計利害。所在彼固。不能深言之也。

綱目已丑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因號犀首。猶虎牙將軍之稱也。期齊魏

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秦恐。請使燕。以報齊。蘇秦去趙而從

約皆解。

趙雪航曰蘇秦合從之謀。最為六國久遠之計。况齊楚燕皆大國。三晉

養黎庶。秦攻一國。六國各出銳師。悉力夾攻。彼秦雖疆。未必以一國之師。而能勝六國之眾也。乃信張儀謬妄之說。獻城割地。以資其帝暴之

如一作知
捨合從未
有他策

合從最為
六國久遠
之計

蘇秦不顧
後蘇秦說
齊為張儀
儀相親為
秦得失何
如

虛稱藩納貢。此為牛後之辱。何其昏愚若此哉。是後范雎入秦。教以遠交近攻之策。韓趙日益削弱。而秦日益強盛。齊楚燕君。竟不思三晉為之藩屏。唇亡齒寒之意。尚猶與秦交和。正猶此也。睥睨其傍。琅雀不顧。其後也。既而秦滅三晉。不數十年。楚燕齊則繼而亡。四海皆為呂政所社。皆為丘墟。嗚呼傷哉。

綱目丙申四十四年。夏四月。秦初稱王。

綱目丁酉四十五年。蘇秦說燕。易王曰。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臣居燕。不

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乃偽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

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弊齊而為燕。

綱目已亥四十七年。秦張儀免相。相魏。欲使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

聽。復陰厚張儀。益甚。張明儀之反覆。固不足多責魏。乃舉國聽之。幾何而

不亡

綱目庚子四十八年。王崩。子慎。親王立。

綱目齊號薛公。田文為孟嘗君。○田初。齊王封田嬰於薛。號曰靖郭君。嬰言

秦相張儀
出相魏

綱目五十一
綱目三十三

通儻作
異也

市義

存象

翹楚翹

楚木中

者以況也

類拔萃

也字彙

孟官不可
不自聽而
不白聽而

薛公養士

孟嘗君名

重天下

見戰國

高起也言

之極高起

公孫成諫

孟嘗君

於齊王曰五官之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嬰
嬰由是得專齊權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鏡竇說靖郭
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畢舉其美請以文為嗣號
孟嘗君招致諸侯遊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愚謂薛公
以鷄鳴狗盜目之有如馮諼市義而卒蒙其力正獻子
所謂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然雖其客中翹楚乎
温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今孟嘗君之
倫其君下蠹其民是奸人
之雄也○蠹音妬害也
曰孟嘗君聘于楚楚王遣之象牀登徒直送之登徒楚官直謂不欲行謂
公孫成曰足下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成許諾入見曰小
國所以皆置相印於君者悅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
未至之國何以待君哉孟嘗君曰善遂不受成趨出未至中閨孟嘗君召
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成以實對孟嘗君乃書簡版曰有能揚

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温公曰

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諛之心猶將用

袁了凡曰

揚文之名止文之過雖私得實於外猶將許之况非有私者
彼實也一言而皆得其實能廓以求過已夫不貪楚床我實也受卸之劍
諫者非特床也昔公息思說荆君以組為甲既行矣荆君知思家多為
組復令官以帛為甲夫公孫成納劍於言未進之光而孟嘗君以其忠
言而畧其私心公息思為組於言既行之後而荆君慄其私心而廢其
忠言夫思之組則頃於家也
而用組之利亦廢於國惜哉

慎親王

名定顯王子

在位七年

問霸功而以
保民故之

綱壬寅元年魏君瑩卒孟軻去魏適齊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其不
綱癸卯三年楚趙韓魏燕同伐秦攻函關秦人出師逆之五國之師皆
敗走

孟軻去魏
適齊

孟嘗君能
用諫

張儀復歸相秦

綱甲辰四年齊大夫殺蘇秦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秦殺之故書殺以戒世也○**目**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約從結為兄弟以相堅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書法秦之譎張儀為之然則秦能用儀矣其亦書相秦何儀魏人也相秦而書曰歸所以著前之出為秦謀而非果免也今乃歸而復其位焉耳不書秦以非新命也

三川周室天下之朝

綱乙巳五年秦伐蜀取之○**目**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榮遠矣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疆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而又有禁暴止亂之

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

名是我一舉而名實附焉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又未必利也不如伐蜀惠王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富疆

一舉而名實附

目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如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噲告老歸休顛為

王與堯同名

綱丙午六年王崩子廷立是為赧王

赧王名延慎親王子在位五十九年按謚法喪國心恤曰赧

綱丁未元年燕子之為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伐燕取子之醢之遂殺燕

王噲醢呼改反肉為醬也

綱孟軻去齊○**目**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處士楊朱

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

推明孔子之道

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為已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為臣於齊而歸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為書七篇書法聖賢之出如鳳鳥之見其就其去國之治亂分焉故前書孟軻去魏以病襄而後書孟軻去齊以病軍也

求觀聖道者必自孟子始

韓退之曰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

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尹起莘曰自顯王之三十三年孟軻適魏既而去魏適齊至是蓋三十三年矣齊魏之君方且為合從連衡之事凡遊說押闔之人無不賓禮至命世之才則棄而不用此正所謂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也

好畫龍不好真龍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楚王悅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吊王怒曰何吊也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以其有齊也今絕齊則楚孤秦奚負夫孤國與之商

陳軫獨出

於之地六百里哉儀至秦必召王是王北絕齊交而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矣王曰願子閉口毋復言乃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佯墮車不朝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賂以一名都與之併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而取償於齊也今已絕齊而又責欺於秦是我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戰國策楚伐秦秦與齊合

陳軫請割地賂秦

韓魏從之楚兵敗於杜陵

綱目斷曰

楚懷貪商於之地輕與齊絕屈匄與無名之師輕與秦戰卒忿不思難文復襲秦果何義邪內喪師徒之衆外召韓魏之兵利之不可徇也如此

賢燕昭王禮賢
已酉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弔死問

致士先從
魏始

狐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隗五齊因狐之國亂而
破燕，燕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
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乎？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
千里馬者，涓潔也。主居中而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
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
士，先從魏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室，師事之。
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蘇子自周往，鄒衍自齊往，屈景
自衛往，聖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丁南湖曰：戰國之君，以禽獸待人，故豕交獸畜為孟子之所痛斥，及其
也。孟嘗之客，鷄鳴狗盜，而躬為禽獸矣。嗟乎利祿何物也，而令人喪心至此邪！

繆留諫兩
用公仲公
叔

繆留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
公用陳恒，閉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

力者，內樹黨，宜宜努力者，藉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王，有外為交以削地，
君之國危矣。

繆留之論
似是而非
危言以動
其君

胡致堂曰：繆留之論，似是而非，不可遂以為法。使所用而贊，則一人而
以喪國，又况二三其眾乎？意者繆留於仲叔陰有
所附欲國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

得張儀而
獻黔中

○**綱**：庚戌四年，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目**：秦東主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
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儀曰：秦疆而楚弱，楚必
不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
楚王囚將殺之，儀教曲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
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為其主耳，
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
厚禮之。○**目**：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不格

驅群羊而
攻猛虎

了凡圖監南

十五

垂千鈞於鳥卵之上

明矣不敵也猶言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楚王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夫戰孟賁為獲之士孟賁古之勇士也能挽六鈞之

勇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下甲猶言頓兵也據宣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而攻楚韓王許之儀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

兵疆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今秦楚嫁娶韓獻宣陽梁效河外河外謂河之南也趙割河間河間即今河間府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攻之雖欲事秦不

可得也齊王許之儀又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不敢出函

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之鬪失其黨而孤

居求欲無危得乎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約常為兄弟之國趙王許之

儀乃北說燕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雲中趙縣名今山西大同縣九原亦趙縣名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之鬪失其黨而孤

問蘇秦說六國合從
綱目書之
若六國之
自合張儀
說六國連
衡綱目書
之則以秦

漢文其
義何如

驅趙而攻燕則易水在直隸保定保安州城北而燕國居其

東地之非大王之有也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常山燕趙二國界張

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

位群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書法書法書連衡何

足恃也上書以蘇秦為從約長下書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所以著合

從不可恃上書連衡以事秦下書秦君卒諸侯復合從所以著連衡之不

待可

合從六國
之志

君逐昌曰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

容不合則合從者六國之志也至連衡事秦則豈其本心哉假秦之威

以肆其脅制之說五國亦不獲已而強從之耳未幾復畔衡合從則五

國之情見矣然則儀固不能使之連衡而秦亦不能使之合從也勢使然爾

鑑辛火五年張儀復出相魏二歲卒儀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說諸侯致

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

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辨詐相高不可勝紀而

張儀復出
相魏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

綱目書之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

綱目書之

蘇秦說六國合從綱目書之則若六國之自合張儀說五國

儀秦術最著

儀秦術最著愚按儀之謀有妾婦之所羞而人之所不為若譽南后以取

陳潛室曰

儀秦同門友也初秦相六國意欲得儀以固縱約乃使人說

和哉厚之激其怒而入秦陰使人贍其資儀隨入秦卒敗從約蓋由平日師

使人還請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地名對曰

嘗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

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

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

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

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

侈之怨也公仲侈自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勿聽也請與子盟乃

盟于息壤

綱甲寅八年秦拔宣陽○自甘茂攻宣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

爭之秦王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聽讒而止兵也王乃悉起兵佐茂

斬首六萬遂拔宣陽○秦攻石將有射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其茂曰我羈

旅而得相秦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奭街樗里疾挫我於內

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生之日也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

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費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霍渭崖曰盟表世事也秦君臣盟于息壤良可怪矣既盟而讒言猶得

子為將與秦軍對壘使者數相往來章子變徽章以離秦軍候者言章

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王曰

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而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吁齊威於

章子可謂相知深而相信篤矣如是雖百市虎不搖也豈以三告而投

綱趙始胡服招騎射○趙武靈王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國人

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王使人請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

趙始胡服招騎射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始胡服招騎射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始胡服招騎射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始胡服招騎射趙始胡服招騎射

趙始胡服招騎射趙始胡服招騎射

公叔成胡
服之功
中國聖賢
之所教

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曰中國者聖賢之所教禮樂之所用遠方之所觀趨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道逆人心臣願王孰圖之王曰吾國無備將何以守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侵暴吾地引水圍鄆幾於不守矣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故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以朝而始出令焉

鮑彪曰拓地開邊非有國之所先也不得已而有攘却之事嚴兵而已救於敗哉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遂舉國而夷其甚矣其不權於輕重小大之差也且其所稱反古之說皆鉤金一與羽之類古所謂以辯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

綱壬戌十六年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橫○**目**秦伐楚取八城秦主乃遺楚主書請與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唯屈平白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

楚子處
在昭公十
一年
殺重子
在昭公
十六年

屈原明於
治體
屈原作雜

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劫至咸陽遂留之時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大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唯曰王與太子具困於諸侯今文倍王命而立其蔑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人或欲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其相曰不可鄂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齊王用其計歸楚太子楚人立之○**目**初屈平爲楚懷王左徒左徒官名猶今左右拾遺也平乃楚武懷王爲三閭大夫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疎而瞻顧不忘作離騷之辭以自怨尚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庾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發明**春秋楚子處于申聖人深貶而名之者惡其誘也楚復誘戎蠻子殺之春秋亦直筆而書則其惡楚尤爲可知去二百載其孫槐乃誘執于秦是豈果無天道乎異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理至是尤爲益明

宋梅庵曰屈原之忠清潔白固不待辯論而自顯若其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於人取其大節之渾全而

九國監南
屈原王三

子處
連考
者誤

一人
原過于

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歸况如屈子乃千載一人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人矣此觀人之法也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

孟嘗君先
齊而後秦

○**綱** 癸亥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鑑** 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利反於齊以請襄王封其弟悝為涇陽君至是為質於齊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乃以樓緩為相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于秦王幸姬姬曰願得

狗盜雞鳴

君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蓋美而難得者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藏牙浪反物所畜處曰藏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早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田文齊臣且又齊之族屬是時秦方有併吞天下之志文當告於齊君力辭其請縱使齊君迫於秦而不從則當於入秦之後辭諸秦君可也安有隣敵禽旅之臣一旦入人之國驟居相位而無危辱之禍哉綱目上書秦以齊田文為丞相曰田文而繫之齊者明其不當為秦相也下書田文自秦逃

歸不曰秦丞相者不與其相秦也

王荆公曰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卒賴其力以脫于虎狼擅齊之疆得一士焉直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然

蘇東坡曰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于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於未危亦無用此上也

綱 齊韓魏伐秦取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

乃退○**目** 孟嘗君怨秦與韓魏攻之入函谷關秦昭王謂丞相樓緩公子

池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

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

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

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乃

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目** 初孟嘗君欲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

講說
口和解
也徐曰
古人言
和解也

七

十七

周謂孟嘗君曰君攻楚九年取宛薛以北以疆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君不如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和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德齊齊必得東國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孟嘗君從其計會公子池求講解遂罷兵而秦卒不出楚懷王

田文借楚為名

田文聽蘇代之計秦惟不遇桓文

為義不可不竟

田文曰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囚之要之割地諸侯孰視無敢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幾不得脫歸而怨之借楚為名兵至函谷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桓文是以橫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哉

尹氏曰田文懷怨秦之忿借楚為辭而又行之不力故特書割三城以和則見沒於利而不反於義者也書法若此所以見師出不可無名為義無名不竟

堅白異同之辨

嘗數千人客有公孫龍者龍家語作龍孔能為堅白異同之辯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白猶是也堅執是其說而守之也同異者合同象人之異論也平原君客之孔子之玄孫穿

自魯適趙與龍論臧三耳臧三耳如莊子天正篇所載雞三足之說謂雞豈不猶是一耳正德兩耳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為三耳今兩耳三耳

幾能令臧三耳

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誦

孔高理勝於辭

綱丙寅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於沙丘

主父以王屬義

目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童黨眾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出母為禰榜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也曰無變而度無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吾欲全吾言安得

全言安得全身

全吾身乎及田不禮公子董作亂詐以主父今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

成李允起兵距難董敗走主父成允因圍主父宮殺董及不禮而滅其黨

主父欲出不得探雀穀食之三月餘餓死發明董既廢矣而書故太子者

太子矣而不免二臣之誅者作亂故也二臣已討亂矣而不免於弑君之

名者廢嫡立少故也推原補始特一其姓爾及者廢嫡立少故也推

綱已巳二十二年楚君迎婦于秦楚君迎婦于秦○自時秦王遣楚王書曰楚倍秦且

率諸侯伐楚願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發明大離未

痛心疾首誓不俱生之日願忍其父而婚其誰何也

溫公曰其戰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

百里可以獨立

綱癸酉二十七年十月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為東帝已而皆去之○

自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

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劉氏曰秦以伯魯替王亦既與周無別矣昭襄何意思欲稱帝豈非欲

君聽蘇代之言受而不稱則賢也稱之二日而後去之則與秦亦等耳

故書曰已而皆去之已者既事之辭也必若劉氏然後可以書不受矣

○漢藩王劉盧守節不受帝位

綱丙子三十年齊湣王既滅宋而驕湣音敏謚也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

并一周為天子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乃與樂毅謀伐齊王悉起兵以樂

毅為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眾以拒之戰

于濟西齊師大敗遂進軍齊人大亂失度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臨淄水

梁父縣西北入汶隋置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凡王若大祭祀必陳設文

淄州今益都屬縣是物軒車器器因謂此為

祭燕王封樂毅為昌國君昌國齊有昌國縣漢武更山陽遂使留狗齊城

之未下者留狗巡師齊王走莒走音奏疾趨也莒楚使淖齒淖姓也注淖

反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遂弑王於鼓里鼓里地名○毅

周

樂毅下齊七十餘城

劉盧可以書不受

楚君迎婦于秦

百里可以獨立

勿稱以收天下之望

三君
三君不事

王燭死節

齊民
齊民

齊民
齊民

與勾踐謀
與勾踐謀

行兵有正
行兵有正

桓文之功
桓文之功

載粗及切菜名
載粗及切菜名

聞畫邑人王燭賢蠲音屬畫音獲畫縣名其故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二十里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請蠲蠲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邑蠲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而死按史記王蠲經其頸於樹枝自絕短脰而死脰音且

郭大有曰蠲不死則節不白故殺下七十餘城他皆北面以事惟蠲不然豈非朝陽之鳳歟及觀殺報昭王之書其待故國事舊君恩義兼盡君子予之殺何以不把此處蠲哉吁使殺以此處蠲則不死矣○按詩曰全齊拱手授燕兵義士誰為國重輕七十二城皆北面一時忠憤獨書生 一作屬 本堂堂作

齊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而潰樂毅脩整燕軍禁止侵掠掠力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逸民者謂節行超逸也逸乃俊逸之逸如寬其賦歛除其暴令備其舊政齊民喜悅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蠲之墓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下齊彼自歸伏曰下又皆為郡縣荀子曰國者

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齊宋獻是已

尹起莘曰

自赧王元年齊因燕亂伐而取之孟子嘗勸謀於燕置君其謀齊之心無頃刻置治與句謀與句軌轍齊濟方且滅宋王而視齊宣之破燕為益烈矣天道好還詎以合諸侯之兵一舉而墟其國其見其行兵有正大之意也四國之師書以者著燕之得眾也淳齒實弑爾使燕誠有雪耻先君之志當聲齊人暴戾之罪發齊濟并周之謀仗義致討執其君而歸之京師以聽天子之所自為則齊桓晉文之功復立而諸侯服矣不此之思而利其土地取其器物則是暴易暴甯愈乎哉故繼書下齊七十餘城以著其兼并之實他日復為齊有尚誰責乎

袁了凡曰

燕昭滅齊之後心意修極焉然有海外之想嘗使人入海求三神山非復弔死問孤時矣夫卧薪食戢之意務則大夫種可殺黃池之會成則子胥抉眼斯古今同嘆也方昭王致士時樂毅材長治國而鄒衍善作恠迂之說行毅不得安其位矣人心之敬忽無常而事之倚仗之功成則衍之說行毅不得安其位矣人心之敬忽無常而事之倚仗可畏也哉

黃史記
作黃

倚閭而望

單

王已立在
賢孰優
陵四母其
賢孰優

綱戊寅二十二年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重保宮城○**綱**淖齒之亂淖王子法重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按史記田完世家太史氏也名敫傭僱作也言為之概園音皎敫女竒法重貌憐而竊衣食之與之私通○**綱**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望其恢復也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淖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淖王子法重立以為齊王保宮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史記田完傳齊亡大夫聞之曰王獨布衣也不非面

丁南湖曰戰國之號為丈夫者妾婦焉耳矣孰料王孫賈之母與趙括母以嬰家世貧賤止嬰勿王王陵之母伏劍而死以勉陵事漢是二母若固與賈母括母皆稱賢也以子論之陵母以漢興而厥其子之功名孰若賈母以齊亡而成其子之忠義嬰母以家世而沮其子之王孰若括母以國事而沮其子之將

綱趙使蘭相如獻璧于秦○**綱**趙王得楚和氏璧下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厲王王使人相之曰

相如完璧

問相如完璧歸趙龜山不取而晦庵取之何如

石也則其左足武王立和又捧璞獻王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文王立和抱璞泣王使人破之得寶故名焉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以問蘭相如曰康食邑於蘭故因氏焉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給秦王復取璧給徒在反欺也遣使者懷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書書使獻璧何非事也故相如不書官交譏之

丁南湖曰和氏璧乃趙國相傳之寶若驟然被人奪去則國勢亦不振矣相如豈孟浪作事者哉此朱夫子之語意特錄于此以質未凡論相者如

唐荆川曰或曰相如幸成不可從也趙以區區方寸之愛而怒強秦秦振其身入洛陽之墟抱連城之重履秦王之廷畧無左右劔戟之忌秦若少知其否曰不然以城易璧秦之盟也以璧待城趙之信也秦以計給趙璧而劫之威秦之失也蘭以死守趙信而索秦盟臣之節也節以奉信

了凡圖監甫

司及三

十三

疑

發得而席

左氏易言

備禮者王
取民者安

信以要盟盟結於口而照於天地鑒於鬼神秦之懼也緣盟以證其失
奉天地鬼神以懼其心秦獨無畏乎以是知秦之莫能加也

自衛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禱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
以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召關吏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
之關吏大恐又愛泄姬泄音薛重如耳姓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已也乃貴
薄姬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衛有晉靡亡之魏嗣君使
以五十金買之不得乃以左氏易之左右曰以一都買一晉靡可乎嗣君
曰治無小亂無大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雖失十

左氏無害也

荀子曰

謂君聚斂計數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
管仲為政者也未及備禮也備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

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王裂其

素隱曰
謂虎以爪
牙為兵而
自利於後
身也則指
至
莊曰虎之
爪牙如兵
之利及在
身其肉
多勝於
所攻之者
以其皮之
所在也

相如請秦
王擊缶

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
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
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
子欲誅殘天下之共王居三代之傳器與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發
明楚自能通濳號稱王其孫昭問與輕重世有無脚之心至於衰世猶為
此舉贏羊滴躡其罪固不在贏秦之下宜春秋以夷狄待之
壬戌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澠音勉縣秦王告趙王願為好會
於河外澠池燕頗蘭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
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
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蘭相
如復請秦王擊缶缶音久反盛酒瓦器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
之內蓋言至近也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曰
相如張目叱之叱音尺厲左右皆靡王不懌懌音散也止懌悅也為一擊缶罷酒秦

秦終不能
有於趙

相如居廉

頗相如勇

於廉頗何

如廉頗何

先國家而

後私讎

負刑請罪

相如非戰

國之士

居平世可

謂大臣

國風以不

收為行之

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

卿位在廉頗之右古者以右為尊廉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

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匿音溺隱也相如

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

辱其群臣相如雖駑音奴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

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我

所以稱病避匿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衣而露肉

至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齊生死雖斷頭而無悔

揚龜山曰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

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崇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

其危又甚矣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使秦端焉不敢動乃欲以頸血濺之

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或者謂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

平世可謂大臣則吾不知其說也

胡致堂曰為德之修國風以不枝為行之善願氏以不遷怒孔子稱其

好學門弟子皆不及也據高何大雅可以生人後人而怒之不治則

事得其倫人得其所者鮮矣夫廉頗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道者濡者

之前孰肯許身而自比哉觀其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勸昨日

涼為怨敵今日驩如平生則學於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後世比肩事

主離合之迹有愧於二子者多矣雖然結交可也加頸相許則賢者之

過也

趙雪航曰先儒論相如全璧歸趙與通池請秦王擊任之非膚見不然

下無賢才也所以欲趙之璧而請易以十五城豈誠心哉特視趙之劫

弱何如爾及得璧無意償城相如乃給璧遣歸而以身待命秦王賢而

禮歸之豈非重相如之膽畧而畏趙之有人也既而澠池之會秦視趙

猶杭上肉矣故請趙王鼓瑟以挫辱之若相如不請其擊定秦必欺其

弱未必不可為楚懷之虜矣故相如奮威廷叱乃一擊缶而罷而秦終不

敢動速後二十餘年靡敢加兵於趙者為懼相如與廉頗也是時趙無

相如之佐即韞之亡不在始皇之十

九年已在周赧王之三十六年矣

綱燕君平卒樂毅奔趙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淄封單為安

平君趙封樂毅為望諸君發明書燕君卒樂毅奔趙田單盡復齊地又無

君臣伐齊未得其道無以服齊人之心故燕君甫卒樂毅一奔而齊地已

復固非止於騎劫代將之失也

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節

節

節

宗人以鐵籠得全

墨人曰安平之戰 安平齊屬縣名今山 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 初燕攻安平 田單使其宗人以鐵籠傳車轆及城陷人爭門出者以軸折破擒獨單 宗人得免遂奔即墨 注傳音付 轆音衛傳者截其軸與轆齊以鉄轆傳軸 未施轆於鐵中以制轂堅 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為將以拒燕 鑠文涉切

蘇頌曰 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單于即墨諸侯之救不 食盡齊之邑可立而待也然田單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 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樂毅圍二邑三年不下乃解圍去城 元里而為壘 今曰城中民出者勿 獲困者賤之使即舊業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 間克七十餘城全不下者兩城爾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

南面而王爾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為齊王毅 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

齊人服其義

胡致堂曰 樂毅有智有勇守義人也 圍兩小邑三年不下非特毅之失 臨淄何其亟也謂圍邑當服其心而後取乎則六月間下七十餘城豈 皆先服其心也謂田單可懼乎則毅之才與勢豈單之敢擬倫也謂齊

兩邑僅如 著面黑子

地大勢已定皆即墨不足為後患乎是不隘少康之事非計遠者也然 則謂何樂毅位亞卿為謀主至是垂三十年破萬乘之國報昭王之讎 堂堂全齊悉為郡縣兩邑未下僅如著面之黑子耳當是時昭王宜即 遣使若裂綢而封之不然位以上卿舉國而聽之乃至累歲爵賞不行 顧以鼓爾破邑餘卒之守久糜將軍豈非昭王處教未盡其道乎毅既 成功當舉他將使任軍事身居燕國口不言勞王之眷禮未衰則必委 腹心賴謀議長為宗臣如其不然孫言稱病潔身而去之無不可者乃 老師養寇處易若難以致久仗兵威之譏昭王乃始斬戮言者聲告其 功遣輅車乘馬致南面王印則亦晚矣雖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齊人服 其義諸侯畏其言終不能解遷延之議使後之君子猶有遺恨也惜哉

○孫音遜 上聲 易上聲

樂毅庶幾 湯武 蘇子以為 行王道之 過 此為王者 之師

方未台曰 樂毅不拔二城 夏侯太初以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 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求其用心之 和正湯武所以伐人之國其心曷嘗有利天下之意乎不忍斯民之困 于塗炭桀大義而拯救之使取錙銖之非義殺一介之不辜雖奉海內 之籍而歸之湯武不肯正目而視也其心顯然著于天地之間故拔一 城取一國也民惟恐其來之不速翹足舉首而望之此其為王者之師 也使湯武之心少出乎利匹夫匹婦將持撻鋤而逐之矣何以湯武 哉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民行義乎哉特報讎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 都固不能施仁敷惠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重器寶貨於燕齊之 民固已怨毅入骨髓矣幸而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疆而服之耳非 心願為燕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為在吾

鑠也 金銀 皆

成敗之效所以具

太初不足

飛鳥翔舞而下

腹中可一指顧而取之矣其心已肆其氣已息士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奮之人而禦怠肆已挫之衆毅雖百萬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地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最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征諸國而人靡有不服毅以二國征二小邑且又叛之謂毅為行道可乎湯武以義而毅以利成敗之效所以異也蘇子乃謂王道不可以小用武則以義而毅以利成乎人之不死恒食之則克實矣可謂救粟不可食少而寧噉糠覈之為愈乎太初曲士不足論獨惜蘇子之易於言也

自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

反間曰高帝三年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

人唯恐他將來節墨殘矣燕王已疑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也騎奇名

而召樂毅毅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憤發怒也田單乃令

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恠之單因宣言曰當有

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

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刺所得齊卒置之前行節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

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可為寒心燕人掘

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鋪同蓋也與士卒

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行伍謂行陣也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

女子乘城約降而守也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

以赤色繒帛為衣盡以五采龍文束兵刃之類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

尾灌脂束葦謂縛束葦草於其尾以脂油灌之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

後半尾執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

譟從之呼也老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敗走齊人殺騎劫

追亡逐北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也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齊七十餘

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王以太史敷之女為后是為君王后

也以其姓后不可稱后故曰君王后生太子建以單為相封安平君太史敷曰女不取媒因

自嫁汚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見故失人子之禮

君王后不禮失人子之

庚子凡曰田單與齊破功甚偉然人謂樂毅以燕齊二國之兵五年不堅守以拒燕軍聞潛王之在莒也并兵攻之數年不下則數年不下者莒耳故即墨亦數年不被攻及纒攻即墨即墨之大夫戰死田單乃代守而樂毅未幾以讒奔趙矣要之齊人猶有人人心未忘齊齊會當復興田單又善兵然使燕昭不殞騎劫不代樂毅不奔惴惴即墨援絕坐困軍不其危哉

田單嘗出見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之曰單將以是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聞之言於王曰王不如因以為已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收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王有所幸臣九人語王曰安平君與王君臣無異而內撫百姓外懷戎翟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也異日王曰召相單來單所任貂勃聞之稽首於王曰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安得此亡國之言乎夫安平君以端

單善亦王

嬰兒之計不為此

魯仲連論田單

端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而反千里之齊當是時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於城陽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乃殺九人而益封安平君萬戶

田單將攻狄縣名今青州安樂縣往見魯仲連仲連齊贊者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

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田單懼乃問於仲連仲連曰將軍之在節

墨坐則織簞簞器也立則杖鍤為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燕封田單以夜色萬戶今益都臨淄縣是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淄水出淄州淄川縣澗水出益都臨淄縣是有生

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

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援引也枹音孚擊鼓杖也狄人乃下

田單厲氣循城

田單品孰

問田單攻
狄不下與
樂毅即墨
不下何如

丁南湖曰：王獨齊之布衣，義不臣燕而死。田單齊之族人，善守善戰，以

義之所不
敢出
忠臣去國
不潔其名

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
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而封毅於觀津。
號望諸君，燕惠王恐趙用之以乘其敝，而使人讓毅，且謝之曰：將軍指燕
歸趙，自為計則可矣，而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也？毅報書曰：免身
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懼毀辱之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棄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趙人交既絕，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樂毅已名行，而答於君，若君雖不佞，數
奉教於君子矣。燕乃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竟卒於

歸上

馮驩彈鈞

薛公田文卒，○曰：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而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作

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肉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

輿，與車。遷之代舍，更代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姑

孟嘗君不悅，時邑人入，食邑所入，租稅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取息以奉客。

貸者，借錢之人。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遣驩詣責之。納息之罪，驩往，諸不能與

者，取其券燒之。券音勸，借錢文約。孟嘗君怒驩曰：今薛民親君，不取者將

而使民受惠。孟嘗君竟為薛公，終於薛。

綱 癸未三十七年，秦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徙都陳，秦置南郡，封起為

武安君。

綱 乙酉三十九年，魏封公子無忌為信陵君。

孟嘗君

今薛民親君

綱 乙酉三十九年

綱 癸未三十七年

綱 乙酉三十九年

綱戊子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犬破其軍魏割南陽以和○目秦救

韓敗趙魏之師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

干子也璽印也古者尊卑通用至漢始專以為印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

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

滅王曰是則然矣然事既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集者博即

雙陸也以五木為戲有象虛雜特塞五者為勝便則食不便則止得集則

負之采故人刻一殼為象鳥形得之為上勝也便則食不便則止得集則

便則為徐行也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集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發明

是時秦有虎狼之暴列國正宜同心相卹救患分災猶恐弗及而

魏乃背棄恩義自伐與國烏得而不亡哉直書于冊其惡見矣

綱已丑四十三年楚太子完質於秦○目秦王將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

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

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而欲

資之以攻楚此正與之信越也臣為王慮莫如善楚秦楚合而為一則韓

魏必為關內之侯注地於齊則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

要約天下是無趙無齊楚無魏也然後危動魏趙直搖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為質

於秦注以兵截之也兩海西海至東海皆秦

綱辛卯四十五年秦伐魏圍關與趙奢擊却之趙封奢為馬服君○目初

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

君怒將殺之奢曰君子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

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

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疆國疆則趙固而君為貴滅豈輕於天下耶平原

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邯鄲王召群

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陜難救奢曰道遠險陜如兩鼠鬪於穴中

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秦師大敗解闕與而還趙封奢為馬服君

趙 趙奢諫平原君

平原君賢

兩鼠鬪於穴中

了九經通解 卷之三十一

愚按奢所以解與之圍者以其得地利而資人謀也奢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故能取勝要之地利得矣軍士許歷之謀豈無自哉

袁了凡曰良將料敵其所見必大同而救韓闕與之圍廉頗與趙奢異之法與奢新進崛起非冒險

秦以范雎為客卿

綱秦以范雎為客卿。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從去穀須姓也乃須使齊王聞其辯口知范雎私賜之金雷疑雎以國之陰事告齊魏國私事

歸告魏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拉齒折音舌拉音膺謂折斷雎佯死音

羊詐也卷以箚箚音責竹草置廁中使醉客更溺之以徵後雎告守者得出范雎於廁中告守者曰公能活我必當厚報

守者遂告出廁中死人魏齊曰可雎遂得出更姓名曰張祿秦使者王

稽至魏潛載與歸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來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

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

右跪而請曰跪音跪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

卒不幸教寡人邪雎曰非敢欺也臣齎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

正史曰 永卷 獄也

秦安得王

三國不

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親也天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

敢對也臣知今日言之明白伏誅然苟可以少補於秦而死臣不敢

避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王跽曰是何言也寡人

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願先生悉以教寡人

睢因進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韓盧而搏蹇兔也盧犬

蹇跛足也戰國策曰韓國有良犬名曰盧東郭之外有狡獸名曰兔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

穰侯穰韓之屬邑名昭襄王取之而封母舅魏由為穰侯今河南南陽府御州是也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

有所失也王跽曰願聞失計雎曰夫穰侯魏由為穰侯今河南南陽府御州是也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王不

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天韓魏中國之處

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欲親中國以為天下樞由猶言出入之處以

威楚趙楚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

客卿外國人來為與謀國事

遠交近攻 韓魏天下 之樞 親中國以 為天下樞

走韓盧而 搏蹇兔

九國益甫 八國版三

壽知天下之勢

養食

平天下必先知難易之勢

林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所以知之者其謀出於秦之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既在秦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韓魏也故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於楚所以無寧歲故韓魏不支終析而入於秦韓魏既析而入於秦此及遠六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之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而易之樞而委於秦也六國安得而不亡哉秦之欲平天下者必先知其難先准蔡而後魏博周世宗而後及其難故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為其言矣○張弘靖蒲東人唐憲宗朝同平章事是時吳元濟反於淮蔡田弘正叛於魏博弘靖上表請先并力淮蔡而後乃征魏博上不聽○王朴東平人周世宗朝拜樞密副使是時江南李煜河東劉銀不奉正朔於上疏請先平江南○然後及於河東帝然之○
胡致堂曰范雎以鞭笞殘息脫命箝中入秦抵獻府魏冉之背扼其喉魏之間陷自起而致之內則使秦王虧子母之恩失甥舅之愛外則聽韓已能輕舍富貴之地權利之柄哉而一聞秦澤之言去位如脫屣雖不能為秦有功亦不失於奉身而退其視怙權固寵名譽辱而身不全家破毀而國隨亡者相去遠矣達人尚論取節焉可也
蘇穎濱曰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

厚韓親魏以橫秦

慮以為當時必有自安之音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可忌者見矣夫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道也越韓過魏而攻人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爾夫韓魏諸侯之障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爾夫韓魏以當疆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拆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十偏受其禍是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擴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之蔽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也○不知出此乃會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哉○愚按穎濱此論深達六國形勢所謂厚韓親魏者與范雎親六國以為天下樞其意正合故附錄之

綱乙未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遂魏冉羊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目**范雎日益親用事因私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

增之謂

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

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而不顧謂以母制子穰侯出使

不報穰侯魏冉也報白也言不報陽涇陽擊斷無諱華陽君羊戎涇陽君

也猶今內官之類高陵進退不請高陵君公子市不請言四貴備而國不

危未之有也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淳齒管齊而弑潘王李兌管趙而囚主父今臣觀

四貴之用事此亦齒先之類也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

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羊戎涇陽君惺高陽君市於關外以

睢為丞相封應侯此亦齒先之類穰侯固無恙乎留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

之遂為賈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

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唯坐責之曰爾

所以得不死者以相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爾乃大供其請諸侯賓客坐

大梁齊走趙賈堂下置劉巨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

胥平原君家

此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平義曰披折也

四貴用事

此亦齒先

范叔一寒

如此

細袍戀戀

有故人之

意

大梁齊走趙

賈堂下置劉

巨其前而馬

食之使歸告

魏王曰速斬

魏齊頭來不

然且屠

胥平原君家

此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司馬公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

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

所言之不聽夫

依者蓋以此夫

蘇頌曰范睢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忌其

乎重太后之於秦非有卿武姜莊襄后之惡也卿武姜莊襄后之惡也

絕而唯勇絕之獨不愧穎考叔茅焦乎及唯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

卿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睢蔡

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綱丙申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齊救却之遂以趙師伐燕取中陽伐韓取

注人韓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

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疆諫太后怒甚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

面唾音拖去左師觸龍請見曰賤息舒祺稱其子也舒祺名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聽朝之正服也願及臣未填

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

左師觸龍

諫太后

舒祺補黑

衣之闕

丈夫亦愛

少子

此穰侯之功

功穰侯之功

愛燕君賢於長安君

位尊秦厚而挾重器

楚太子自秦逃歸楚以黃歇為相

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使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史記趙之賢子義聞之曰人主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王之富而况於子乎

綱戊戌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趙君橫卒完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目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恐

趙

氏

聖人甚禱無故之利

馮亭嫁禍於趙

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應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歇與太子謀曰王若卒大命陽文君之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乃教太子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自為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即位以歇為相

綱已亥五十三年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降趙○目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獻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禱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也韓民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疆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顧能得之於疆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封馮亭為

馬亭垂涕不見使者

華陽君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王之地而食之也不受三不義也

為王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王之令不義二矣賣王之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

綱辛丑五十五年秦王齧攻趙上黨拔之音白起代將大破趙軍殺其

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音燕時秦使左庶長王齧伐韓攻上黨拔之音

縣上黨民走趙音趙廉頗軍於長平音長平邑名在按據上黨民

王齧因伐趙趙軍戰數不勝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

戰怒數讓之應侯使人反問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子之子趙括為將爾

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

鼓瑟音膠音交粘膏也柱瑟上馬足所以遊移上下以調聲也鼓彈也括徒

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學兵法以天下莫能

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

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

看括父子異心

使王問之對曰括父為將得賞賜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所賜金帛歸買田宅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母曰即有不稱妾請無隨坐王許之

東九曰趙括母知括不可將趙用之而括果敗外國幾亡五代南唐

材及克夫請效死而母亦表稱克夫有父風可為將後克宏常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者則有矣迺二母不持知子抑知將也○克

再用

秦王聞括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武安縣名秦將白起封於

王齧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

軍吏出兵擊秦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音趙括乘勝

追秦壁壁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為二糧道絕趙請粟於齊齊

王勿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矣救趙之務

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為國

漏甕沃焦釜

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不務此而愛粟為國

秦問當有造字

秦問當有造字

不造

不造

造

造

益

益

益

益

益

益

高義頭名

趙禍自上黨始

毋以為武安君功

助秦自攻

盧卿以樓緩為計

計者過矣弗聽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乃挾詐盡坑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書法上黨書趙何予趙之得有上黨也趙之禍自上黨始則為予之予趙所以惡秦也特書坑四十萬罪趙地

綱王更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齧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

地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曰趙亡則秦王而武安君為三公矣君能為

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母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

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

之約割地也盧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

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樓緩曰秦趙播難

而天下說今不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則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

之故而瓜分之矣盧卿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

又割何病韓趙也易為病之二國既已失地韓又割垣雍趙又割六城是再失地也

綱魏以孔斌為相尋以病免○初魏王問孔斌孔斌孔子六賢聘以為

相斌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不然吾猶一夫耳使

者固請乃之魏不用以病致仕嘗嘆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

盡為秦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諸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

曰不然秦合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

燕雀處堂子母相哺响响焉向所具及相樂也自以為安竈突炎上棟字將焚

燕雀顧不憂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而患將及已可以人而

同於燕雀乎

綱癸卯五十七年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時秦攻邯

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

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吾道固為治世死病無良醫

孔斌燕雀之喻

誰處囊中

處囊中

利害兩言

非為趙
不救復相
天下士

使趙重於
死此大呂

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未錐末也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

矣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蚤得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穎脫也穎錐也言猶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

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

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爾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

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曰楚地五千里此霸王之資也臣起小豎子爾

子言其庸劣無一戰而舉鄢郢鄢音腰郢音影再戰而燒夷陵夷陵縣名今襄陽

都名今荆州夷陵楚屬

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唯乃歎血定從凡盟者以

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春申乃黃歇之將兵救趙史略平

使趙重於九鼎大呂

圭

魯仲連不
肯帝秦

評 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

之時乘其感慨奮激之氣雖尋常之人皆能自效於尺寸然則能自激

者毛遂之賢善用遂者平原之賢也

細 魏晉鄙帥師救趙次於鄴公子無忌龍殺鄒奪其軍以進○**鑑** 時魏王

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

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壁也止也鄴郡名又使將軍新垣衍說趙王欲共

尊秦為帝以却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

國也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人彼即肆然而為帝肆然猶言侈意則連

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顧為之民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

魏從而帝之秦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

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衍

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不敢復言帝秦矣史記秦王聞之

初魏公子信陵君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愛人下士下謂禮致食客三千

先生天下
問平原君
乞師救趙
信陵君奪

符救趙得
失何如
虛左迎侯
生

以肉投餒
虎

信陵竊符
救趙
此五伯之
功

魏公子大
破秦軍邯
鄲

於魏未為
忠臣
竟不忍言
獻五城
仲連辭金

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侯姓家貧為夷門監者夷門梁城之東門監者即夷門之抱關也

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虛左者謂空左方一自迎侯

生直上載不讓公子執轡其恭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

趙平原君夫人無患姊也求援於公子無患公子數請魏王救邯鄲救趙

不聽無患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關以死於趙過見侯生曰公

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

聞邯鄲兵符在王卧內符信也輔也古者以竹為之後世詐偽蜂起以竹

而用之漢帝為銅符虎符竹使符國家發兵遣使下勅於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其愛姬且

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姬嘗欲為公子死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邯鄲兵北

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

所不受有如邯鄲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邯不聽使

擊之公子至邯鄲合符果疑之夾袖四十斤鉄椎椎殺邯公子選兵八

萬人將之而進魏明書魏殺邯所以著其專殺之罪書奪其軍以進所

所以知其奪軍之罪而非以為是為法也如魏網者當權衡之

綱甲辰五十八年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於邯鄲下○信陵君大破秦

軍於邯鄲下王齧解圍走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信陵君不敢歸魏使將

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

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

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

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有責若無所容趙

王迎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

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難

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去終身不復

見書書大破秦軍何志功也綱目尚義不尚功則曷為

志之秦伐之不得志未有甚於此者書惡秦也

丁南湖曰

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還魏其後秦兵攻魏毛薛勤之翻然而歸合諸侯兵破秦師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也温公云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予愛無忌之賢特錄二公之論以為證云

蔡虛齋曰

平原信陵皆戰國名公子也然平原乞師不足以償其請受黨召舉被袖信陵襲殺晉卿大破秦軍則其功大矣古人云功過當相準信陵之功足以補過尚論者取節焉可也

綱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華陽秦太子宮名在陝西西安府舊長安城內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後更名楚陽翟大賈呂不韋翟音狄陽翟即今河南府賈適邯鄲見之

曰此奇貨可居

而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居不甚見幸不得爭立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立子為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厚賈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賈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

異人以夫
人為天

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為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異人賢自知中子不得為適音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

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遂與太子約以為嗣更名楚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

既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期十二月也政始皇名不韋姬自匿有娠至期故知政為不韋之子後為始皇

軍山曰

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以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偽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

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料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為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謂始皇既立相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

呂不韋真
大盜

包藏深而
布置遠

奇貨可居

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幸以一女子從容談

笑奪其國於社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

秦 **九** **日** 審是陽翟賈人兒耶 譙周謂人為之則恐無此造化固有姪

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為之也人心欲趣於秦謂先於六國故駕其辭

綱 **乙巳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

歸而卒 **○** **同時秦伐韓取陽城負秦斬首四萬** 陽城古邑名今河南洛川縣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即

此其中有負秦聚 **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 **報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

秦使將軍樛攻西周 樛音鳩將軍名 **報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

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報王於周是歲卒書法 報王書卒失天下之辭也

秦遂昌 前史書報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夫以天子而臨諸侯所以扶三綱垂世教也 **萬世君臣之分也** 此類非綱目不能備其視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殆異世而同音茲蓋筆削之大節不可以常事

觀 **先是東西周分治** 報王微弱東西周分王正理各居一都故曰報王徙

者 **東周君** 武公西

益一本作蓋

都西周 自洛陽徙河南 **益以微弱不能王盟會武公依焉** 武公西周君也

東周君

東周自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官職桓公卒子

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乃封其少子於翬以奉王號東周

惠公 東西周之稱起於此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翬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又稱東西二周

南宮氏曰 周自武王至東周君滅而周始亡於秦斯實錄也後有秉春

之後即以秦昭襄承周統為秦紀既已遵朱子綱目之例正之矣今復得南宮氏之說而雙湖胡氏深有取焉極為確論真所謂發先賢之所

未發也

綱 **丙午** 秦昭襄王五十二 **○** **楚考烈王八** **○** **燕孝王三** **○** **魏安釐王二十**

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寶哭遷西周公於單狐聚 西周公武公子文公也惠

陽人聚在洛陽南百 **書法** 按通鑑自是歲揭秦紀而大書之蓋周既亡而

矣此其與列國分註何天下未一也天下未一秦亦列國耳必至於始

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始以正統例大書之此綱目所以大一統也

綱目所以大一統

東周君

東周君

五十一

東

蔡澤說應侯

何為不可

身名俱全

三子孰與關天周公

范雎亦有所取

綱秦丞相范雎免。○**目**秦河中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秦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應侯曰：蔡澤見王必奪君位。應侯召澤讓之。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商君果起大夫種，何足顧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澤曰：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三子之可顧孰與？關天周公哉？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盈縮，與時變化。今君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因謝病免。王悅，澤任以為相數月免。

尹遂昌曰

范雎傾險之士，然能知止而退，亦有所取，故書免而不片其官。

丁南湖曰

入綱自以來，丞相書免者，前有孔斌，此有范雎，然則斌雎二子，果若是班乎？斌而書免，所以獎君子之高節。雎而書免，所以錄小人之片善。

楚以荀况為蘭陵令

兵要在附民

節制不可以敵仁義

問荀卿推六術五權三至何如

綱楚以荀况為蘭陵令。○**目**荀况，趙人。春申君以為蘭陵令。荀卿嘗與臨武君荀卿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王曰：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

以仁
義為本
兵所以禁
暴除害

秦王郊見
上帝於雍

孔子不滿
于魯

也必在慢之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
之將陳實問荀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然則又何以兵為哉卿曰
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
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書法書非其所矣故書以譏之

網丁未秦五十三○楚九○燕王喜元○魏二韓王入朝於秦書法罪韓

網戊申秦五十四○楚十○燕二○魏二十秦王郊見上帝於雍罪韓

君遂昌曰郊見天子之禮也春秋魯郊聖人因事屢書而譏之曰魯之

網庚戌秦五十六○楚十二○燕四○魏二十燕伐趙趙敗之遂圍燕之秦乎

網燕王使栗腹約驪於趙反而言曰趙狂者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王使腹將而攻鄒將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

必令將渠
處和

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將渠泣曰臣非自為
為王也王不聽遂行趙使廉頗擊之敗其兩軍逐北五百里遂圍燕燕人
請和趙人曰必令將渠處和燕王以將渠為相而處和趙師乃解

網辛亥秦孝文王柱元○楚十三○燕五○魏二十月秦王柱即位三日

網燕將攻齊聊城聊城古邑名今東昌府是也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

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謂纏束書於矢上以射城中遺燕

將陳利害燕將見書泣三日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歸言魯仲連於

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詘屈同克詘喜失節之貌寧貧賤

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釐音子順曰世無其

人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仲連疆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

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乃自然也

仲連射書
聊城
仲連辭爵

仲連可以
為次
仲連非體
自然
不止乃成
君子

戰國以來

楊龜山曰

仲連辯過儀秦氣凌髡術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心因事放言

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

丁南湖曰

仲連不肯帝秦而君臣之分以立不肯受爵而道義之志以

未必為天下士則非矣楊鐵崖謂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視千金之

綱 壬子七年

秦莊襄王元○楚十四○燕六○魏二十八○秦以呂不韋

為相國封文信侯

相國秦所置之官也始皇帝立尊呂不韋為

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王使相國呂不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

周比亡凡有七邑南陽穀城平陰偃師

遂不祀

河南梁縣有陽人聚故城

胡雙湖曰

西都自涇舟膠楚澤下堂見諸侯綱常陵遲已為春秋之漸

是也

寄空名於天下然縹葛倒懸已為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為諸侯

魯仲連負

國以抗秦橫者非於事秦而不事秦者固不知有周抗秦者不過自

不帝秦後知有高士重名使當特之士有倡大義於天下公之

區區欲與乃可服晉角力卒之宿寧不周君於陽人聚周

劉仁齋曰 按秦宮智角力卒之宿寧不周君於陽人聚周

其姓氏別為後進秦使接周統於者當於後元待見於今日

嗣位猶不負秦之秦逆置其周則絕之何哉秦自孝公以來則進

多至惡不負秦之秦逆置其周則絕之何哉秦自孝公以來則進

竊立而莊襄百有餘年東周始滅被入謂秦之公葉可傳之東周

尚存莊襄取周之秦已亡鳴呼報入謂秦之公葉可傳之東周

焚而世之親覲 竊於人之兄而相擊數百年後之宗祀處福善禍淫無毫髮

溫公歷年圖曰 周自平王東遷日疆以衰微夫何哉天下猶尊而為二其土

為共主守文武之地宗桃綿不足比疆以衰微夫何哉天下猶尊而為二其土

禮也昔周之真也禮宗桃綿不足比疆以衰微夫何哉天下猶尊而為二其土

有陵慢之心則畏仁深矣民習於為自絕其後世微王而康其將

間不忍去此所以存而况於數十年乎也歷年圖乃區區數公未作通鑑之前

享國長久之道

植本固而發源深 禮本仁源

思 位呂終年

進此圖歷定古今治亂於一代之
終則立一論以斷其亡後倣此
右周三十七王東周君按經世書始武王己酉終東周君壬子諍
八百七十三年

鼎錄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四

秦紀附列國按綱目例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註今故依例分註列國君名年號於甲子下後非正統做此

莊襄王名楚孝文王柱之子初質於趙因不韋策歸以為嗣其先拍鞅以利而致富疆廢井田開

綱甲寅秦三楚十六燕八魏三十趙十九韓二秦伐魏魏公子無忌率五

國之師敗之追至函谷而還函谷關名在秦地○時蒙驁帥師伐魏蒙驁齊人

得罪不肯還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

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大梁魏地魏有少梁故以大梁別之夷先王之宗廟

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畢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趣讀魏以為上將

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

君帥五國之師敗驚于河外河外謂陝華二州河外者河南岸也魏州地

毛公薛公說信陵君

信陵君趣駕還魏

信陵君帥五國收秦于河外

于河外

于河外

于河外

于河外

于河外

山東之得志有三
縮高不從
攻管之命

劉友益曰
自昭襄以來
山東之得志有三
田文之伐書河渭絕無忌之
救書大破秦軍於是書追至函谷雖終無救於公而綱目每
古書言之則亦
惡秦而已矣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守管管縣名屬榮陽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召高攻管

縮高全父子之義
縮高死違人臣之義

高辭信陵君怒使謂安陵君生束縮高而致之不然帥十萬之師以造城

命安陵君不廢太府之憲信陵君之避舍縞素何如

下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主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其上篇

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縮高聞之曰此辭反必為國

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

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之縞素避舍而遣使謝安

陵君

丁南湖曰

縮高明於父子之義安陵君明於君臣

五月秦王薨其子政立封相國呂不韋為文信侯號稱仲父時政年十

胡致堂曰

自呂不韋之策用身傳異人其志曷嘗一日不欲其子之王

襄王雖政之父亦僅立三年而薨時政年十有三不韋能以其子為秦

於弑也第其計謀詭秘人莫得而知矣

後秦紀

始皇帝

名政實姓呂氏在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即帝位凡十二年

坑儒暴虐不道凡二世也

綱乙卯

秦王收元楚十七燕九魏三十

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為渠秦覺欲殺之國曰臣為

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闕之水漑為

綱丙辰

秦二楚十八燕十魏三十二趙

趙王薨廉頗韓魏自趙使廉頗

秦鑿涇水為渠渠成萬世之利

秦鑿涇水為渠渠成萬世之利

秦鑿涇水為渠渠成萬世之利

茅焦請諫

聖主所欲
急聞

茅焦解衣
伏質

天下允直

茅焦進諫
不書

後來愈出

綱癸亥秦九楚二十五燕十七魏五秋九月秦嫪毐作亂伏誅夷三族秦

王遷其太后于雍。○**目**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

諫王大怒按劍而坐口正沫出趣召鑊欲烹之焦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

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

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焦曰陛

下有狂悖之行四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

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言

已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爵以上卿自駕虛左方迎太后歸復為母

子如初太后大喜曰天下允直使敗復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復相見者

茅君之力也太后與出不幸私通恐事覺及禍乃發明上書嫪毐作亂伏

於雍則太后之遷為有名而非羊氏無罪之比矣茅焦進諫復為母子

削去而不書者所以著其得罪宗祧之意云爾嗚呼嚴哉

項潛室曰戰國口舌之士積屍盈庭而後來愈出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

之領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

之食若茅焦者其亦幸免哉

果師道曰水事記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

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

太后者特以背秦恐之非能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郭大有曰當是時只宜以母子天性之愛感動始皇迎回侍養可也夫

愚謂嫪毐潰亂天倫有傷風化乃奸人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嫉妬不

慈之有豈可猶以假父二弟為名哉焦化暴主使母子復全其敢諫雖

可取立言則非矣

綱趙王完薨盜殺黃歇。○**目**時趙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求婦人宜子者進

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

楚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保此

寵乎且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妾有娠

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趙國

可盡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

李園進妹
春申君進
李姬

毒

遂生男立為太子園妹為后園亦貴用事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為幽王蘇子古史曰黃歇相楚王而以已子盜其後雖使聽楚立國近于載矣無功於民而獲罪于天天以不韋
書法不稱楚相貶之也歌欺君以自相人國矣

綱甲子秦十趙八韓二齊二十六魏秦十趙八韓二齊二十六魏冬十月秦呂不韋以罪免出就國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免就國

綱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復召故官遂除其令下上時賓客日盛秦宗室大臣諫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聞去聲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秦穆公求士西取由余

於戎由余者其先春秋戎耳東得由里奚於宛宛於元反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人求不豹公孫支於晉不豹自晉奔秦布傳晉文公孫支即子系也是秦大夫而云求於晉未詳或曰亦岐州人時遊於晉

四君皆客之功

五帝三王所以無敵

藉寇兵而齎盜糧

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首以其頭也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藉或作借謂以兵言為盜齎糧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書法書召復故官何譏也秦并天下李斯力也何譏并天

史臣斷曰嗚呼李斯逐客之書其始皇兼并之基乎然愚以秦之逐客實客之中獨有茅焦一人餘皆可逐也斯不能辨別淑慝且坑儒焚典固非也而李斯請一切用客亦非也于時四皓伏生馮飛冥

導始皇於不仁雖有嘉言善士亦莫之用宜乎二世而止意客固不負秦斯實負秦矣

綱丙寅秦十三楚二燕二十魏秦十三楚二燕二十魏**秦呂不韋徙蜀自殺**不韋恐誅飲鴆死
胡致堂曰蓋而益彰矣古之有國有家者雖買妾必擇其良羌胡無禮

大賈主政

義廉耻尚且盪腸正世惡族類之麗也而况諸侯乎何甌楚悅色納姬不疑其故遂使大賈生敗心焉自是有天下者蓋百姓也拍鬚宗廟至是而絕為史者當自始皇元年書為後秦正其姓氏庶幾實錄矣

丁南湖曰按史遷贊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予謂不韋先滅周也

韓遣使稱藩於秦

戊辰秦十五楚四燕二十二魏韓王納地請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作說難說音稅言遊孤憤言孤直不五蠹蠹音姪言蠹說

韓非作說難

林言廣說諸事其多若林也五十六篇十餘萬言至是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狗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諧之下更自殺

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沈濫博文則多而厭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木史公曰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

楊子曰以禮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

墨子曰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不容於死矣

李斯凡曰今復用以諛人何議論頗側不勝反覆耶或曰非嘗勸秦存韓矣使秦用之得無如斯言耶曰非殘忍刻薄果於功名寡於天性其言治則雖父母妻子同室之內皆敵國也苟於行志而已何有於韓耶說難孤憤異於澤畔之行吟矣

巴秦十五楚六燕二十三魏十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即位丹為質於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辛未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置潁川郡

壬申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

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發明趙國危若累卵僅有一將若何為哉

趙葱代李牧一將延譽刻之命

無故殺之

秦西秦十九楚十燕二十七魏十五趙八王翦擊趙軍大破之遂克邯鄲

鄲虜趙王遷邯音舍

武靈王可謂賢君

溫公曰武靈王不願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啟土宇威加疆秦可謂賢君矣及溺於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餒死

綱甲戌秦二十楚王負芻元燕二十八魏王假元齊三燕太子丹使盜劫

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薊太子丹怨王欲報之秦將軍樊

燕太子使荆軻刺秦

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

見之欲使劫秦王反諸侯侵地不可因刺殺之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

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亢剛抗二音督亢燕之膏腴地今涿州新城縣古督亢亭也燕

白虹貫日

如言太子豫求利匕首遣之平時白虹貫日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屬

圖窮匕首見

秦王政大喜見之軻奉圖進奉音捧督亢地圖圖窮而匕首見看圖既盡而劍出見

把王袖堪之刺未及身王驚起絕袖絕斷衣袖軻逐王王環柱走秦法群臣侍

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搏之擊荆軻臣曰王負劍古者帶劍

於背令前短易拔乃拔劍斷其左股遂體解以狗謂逐其節解其於是益

發兵伐燕大破之燕王斬丹獻秦王復進兵攻之後五年已卯秦兵虜喜

遂滅燕為郡戰國策荆軻將適秦令秦武陽為副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

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

去兮不復還為羽聲慷慨士皆瞑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軻遂就車而去及

而以筑擊秦皇帝為軻報仇不中而死

尹遂昌曰尹不惟不能制秦而反以速禍為計亦左矣然綱目不書秦

正燕丹之罪爾若夫荆軻自以為賢而不免以盜書者蓋與聶政同科

溫公曰怨速禍遂使召公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

過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頸

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豢

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強燕而弱秦豈不愚哉

趙雪航曰秦肆強暴之虐不吞滅諸侯則必不已六國將卒被其坑戮

韓趙先為所滅勢必及魏燕矣燕丹為此其志豈得已哉特

據職任切擬擊也

術何如

荆軻與聶政同科

燕丹怨速禍

燕丹楚白公勝之流

九國盟甫

秦史卷四

二

為宗社耳故刺而幸中孤憤由此少伸扶蘇慈善而贊使或嗣位改父之政而不窮兵黷武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亦未可知也温公顧以桃

將軍度用幾何人天不可

秦伐楚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

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魏王賁之子也賁音犇

無忌係魏

司馬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至于今七百里胤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

國家何如

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何如哉

西與蒙恬會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信韓還秦王自至願陽謝

王翦請田宅

王許之自送至灞上翦請美田宅甚眾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既

將軍之乞管已甚

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懼中而不信

王翦乞貸自堅

人恒通鑿作替今空國而委我不有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君臣上下以術相與

范華陽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

籬東坡曰

善用力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

按石超距

問齊不助
五國攻秦
得失何如

齊人歌松
栢

綱丁丑秦二十三年楚四燕三十秦王翦大敗楚軍殺其將項燕○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法行三百步漢之超距猶言跳躍也翦曰可矣因大破楚殺其將項燕虜其王負芻遂滅楚置楚郡

綱庚辰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自初齊君王店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宿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後齊相后勝音升及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俸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音恭地名處之松栢之間饑而死齊人怨建聽姦人賓客不蚤與諸侯合從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任建共者客耶客謂陳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合從六國
之利

三晉齊楚
之藩蔽

撤蔽媚盜

計策戰攻
出秦下
國秦併夫
下說者皆
得六國不
能堅守合
從之約是
果然耶抑
有其故與

胡雙湖曰六國之滅惟齊最愚不悟奸人賓客之受間金聽勸朝秦不滅矣齊其能獨存乎迨王賁猝入民莫敢格猶信五百里之約封竟以餓死觀松栢之歌至今可為於邑也

司馬公曰從衡之說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抵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抵也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安有蔽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胡致堂曰司馬氏之論愚竊以為不然夫儀秦本心非為國忠謀特恐邢家哉秦台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而約皆解揚子雲乃謂安中國者各十餘年不知何以云爾也故嘗試攻之六國叔季之君既多庸愚其所任之臣大抵效計策能攻戰而已矣仰關而攻地利既不如秦計策戰攻又皆出秦下其為秦非不幸也

顏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急至於顛覆覆理固宜然齊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不免矣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

綱 孟 甫 秦 台 是 司 公

齊世不助五國
助秦巧拙
取齊而拙
如管取齊
如管取齊
三秦一律

世道大變
之端

使為積威之所劫哉
籓東坡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愚以為巧於取齊而
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
取三晉三晉亡齊蓋豈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而齊不救故二國
亡而齊亦不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
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
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此之無
日而歸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固曰
拙於取楚與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
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
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
不幸耳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
命曰為詔外曰令**自稱曰朕**朕我也古人通稱**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除拜

聖人應時稱號
仲尼繫王
松天
秦除謚法

胡致堂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有曰皇帝曰帝曰王矣非帝則於皇王
降等而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玉之為名繼天無世之謂曾是以自居以王為
子稱之乎仲尼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極隆於秦何反焉必
也略法孔子有天下者稱天王其列爵諸侯
自公而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參諸孟氏
之言而益
信
謚為天下
萬世勸戒
歸於大公
至正而後
定

綱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明宗廟滅人家國皆所不論其間收拔城邑屠滅國都兵禍殆無虛日矣
向使并吞之後改絃易轍循仁行義猶不能保有其國况以殘暴趣之乎
不二世而遂滅信有由矣語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參諸孟氏之言而益信
胡致堂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然當其不義則父有
臣子私意獨見也考德行之實眾言僉同稱天以誅之乃盡人心合天
意為天下萬世之勸戒歸於大公至正而後定臣子亦安得為君父而
吝之哉秦人除謚
法乃忠孝之賊也

林之奇曰堯舜禹湯之為君不自聖而人以為聖秦始皇除謚法自以
始皇者可謂大愚者也其自為謀則欲長生而不死其為子孫計則欲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昔光武之幸南頓也復田租一歲父老

光武不知
始皇

顧復十年光武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哉光武之言似若不知始皇者而其子孫相承至數百年而不替始皇自以為萬世之久而其傳止於二世而遂亡者何哉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否則胡不可必哉

五瓊山曰嗚呼秦至無道也乃能定天下于一孟子不嗜殺人言無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并天下者特為漢主驅除馬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復立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紛擾擾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寬仁大度之沛也孰謂孟氏之言不驗哉

鄉衍者五
德之運

綱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國初齊威宣之時鄉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國得火德秦代周從所**

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冠旌節皆尚黑秦以水德尚黑數以六為紀水終數六故以六為書法書水德何著始也五德之論古不

急於法而天下受其毒

尹遂昌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以商之建丑周之建子且不

丁南湖曰仁勝不仁納水勝火知水之勝火則知仁之勝不仁矣始皇

分天下為
三十六郡

民心而未泯者皆將斬木揭竿以勝秦之不仁乎是故僅及二世國亡族滅人主之棄仁義而尚邪術者視此可以警矣

李斯諫分
封

晚姓王氏言齊荆地遠請立諸子為王以鎮之廷尉李斯曰廷尉獄官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

樹兵

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

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置王則是立兵相攻而求其寧息豈不

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謂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

守尉監守尉守郡守天子守土治民者也尉丞尉掌收天下兵聚咸陽兵刃

咸陽縣名銷以為鍾錄音巨與簾通金人十二始皇二十六年有大

重各千石百二十斤為一石

秦台是口卷

聖人以萬物得所為極至

公天下之大端大本

世儒不知王政之本

聖人法天而不私

封建政之有根

封建非聖人意

公天下自秦始

宗元者論誠辨

置宮庭中 號曰翁仲 漢世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

胡五峰曰

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 胡致堂曰 柳宗元曰 封建非聖人意也... 蓋至當不易之論也 故錄而附焉 學者詳之

指瞻掩美

建侯典井

田經野相

為表裡

立石頌功

德始封禪

梁父

徐市請入

海求不死

蔡

之論尚且計較不行如此之類... 壬午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 陽至巔山在秦立石頌德從陰道... 遂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請得與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 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楮其山... 按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所必不可得者壽耳故方士以火燒之也... 卒攻山鬼持壁捐館沙丘向所謂長生不死者今安在哉

立石頌功

德始封禪

梁父

徐市請入

海求不死

蔡

秦始皇備

張良五世

相韓

張良為韓

報仇

張良祖擊

秦皇

良心未嘗

無韓

固綱目有

在秦而書

韓人在宋

而書晉七

在五代而

書唐宦者

其詳可得

綱目

一字之褒

嚴矣

也

或曰張

亦不計

也

丘壘山曰封禪不經見其說昉於管仲而詳載於司馬遷之史記然皆

唐之高宗宋之真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備者歟嗚呼天下豈有不死

之人哉豈有不死之藥哉始皇既平六國凡平生志欲無不遂者所不

可必得者壽耳於是信方士之言遣徐市入海求三神山訪神仙竟不

死藥嗚呼天地間豈有此理哉

丁南湖曰封禪之禮古所必無其謂之有者管子之創言而史遷之漫

為後始皇要福天地乃敢怒其風雨禱其山樹棄絕天地莫甚矣是故

封禪未幾而身亡國滅後世人主敬德不備而每好封禪何不以秦為

監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及韓亡良散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千金之產欲為韓報讐始皇東遊至陽武

張良令力士操鐵椎往擊始皇凡伏擊之者曰狙擊

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

程子曰欲報君仇之

書法韓人陶潛心在乎晉雖心未嘗無韓也故心在乎韓韓雖亡而張良書

而張承業書唐特進

綱目一字之褒嚴矣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尹遂昌曰

張良以一布衣其禍亂政刑刺等耳胡為不以盜書

殊俗良乃欲祖擊而斃之既而大索弗獲亦足見良之為謀甚深而秦

人亦無有為呂政同仇者

胡致堂曰或者著論以為良年少輕用其身奮一朝之怒僥倖其成黃

使能隱忍以就其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非有事漢之志者

苟得呂政之斃於一推則其心慍矣餘亦違恤或者之言又若虞其敗

者是又不然夫以秦皇阻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推奮擊

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可得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

呂政如且中孤兔

何敢獲之憂乎

史中斷曰韓亡至是十有三年矣而張良以家世相韓猶散千金之產

懷二心以事異姓者視此亦可以感愴矣或曰始皇廢先王之制滅六

國虐用其民無一人敢私議之者而子房區區匹夫募壯士持巨椎擊

之於千乘萬騎中未喻年而始皇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

相尋而起是號祖龍之覬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

小

也

也

丙戌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虛星入海還因秦錄圖書曰圖書符識

亡圖書符識

秦者胡也所謂亡秦者

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

河南

河南

子房一擊之力

良之為謀甚深且中孤兔

其義何如一褒一貶

刑軻聶政何異綱目

浪之擊典

張良博

綱目一字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秦長城

地為四十四縣河南並匈奴地今亦謂之新秦中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自臨洮至遼

臨洮縣名

延袤萬餘里

曰哀莫侯反

威震匈奴

書伐胡始此夷狄入寇不得已伐之可也始皇信盧生亡秦

臨洮險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似不為過然內政不脩區區於外

世不廢安知天下後世不賴之以界限華夷也哉

丁南湖曰

論者不取其功惟責其殃民之罪則所謂王公設險以固國

者非耶城一也在萬世則衛民而使之生在始皇則殃民而使之死在

萬世則為華夷之嚴限在始皇則為華夷之厲階在萬世則所以保其

治在始皇則

所以促其亡

秉子凡曰

者胡而秦之所備者乃西北胡也豈虞其子之為胡哉○通

志曰築見錄書云○

淳于越斥周青臣

綱戊子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自初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陛下蓋因卑達尊之義也稱自此始平定海內以諸侯

李斯請焚諸生不師今而學古

李斯師事荀卿

為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為匹夫卒有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故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非當世惑亂黔首黔音琴黑色也蓋群黎謂之民也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言心非出則巷議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偶對也刑人於市與眾棄以古非今者族族謂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去除也龜曰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東坡曰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論而不顧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

乙綱監甫

秦台星同卷

荀卿自許
大過
荀卿特快
一時之論
孔孟之論
未嘗異

五刑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剛復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焉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意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禱之至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迷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丘壤山曰嗚呼先王之經籍自是無全書矣夫使自古聖帝明王賢人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一旦皆成煨燼之末秦之罪上通于天矣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去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爲飛煙蕩爲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此始皇李斯所以爲萬世之罪人也與

秦作阿房

已丑三十五年始皇以爲咸陽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苑在陝西西安府城內漢武帝開廣之周迴數百里先作前殿阿房而止始皇廣其宮規模恢三百餘里阿曲也言殿之四阿皆爲房或曰大陵曰阿宮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

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險難行架木爲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有通曰復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屬首竹

曰虛虛說始皇爲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中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始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所行幸自言其處者死

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皇怒捕時

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

丘壤山曰始皇自併天下以來既築宮咸陽北阪上又作信宮及甘泉前殿至是又營朝宮作前殿阿房役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所以爲此者豈非欲爲終身安樂之地以胎子孫千萬年無窮之業哉卒之身死沙丘曾不得以正終於牖下僅及再傳付之楚人之一炬亦何用苦生靈爲哉

驪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逃始皇聞之大怒於是使御史悉按

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告誦乃自除釜蹄云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之咸陽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繩束縛臣恐

諸生皆誦法孔子

法孔子

秦人自坑儒始

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蜀陝西今書法秦所以以立少子

丘壤山曰

亦鮮矣彼盧生之徒乃方技之流耳既以非道事其君又從而譏議之激其怒而召其誅宜矣然始皇所誅止其人可也顧乃使御史悉按問之使傳相告引坑之咸陽示天下以懲後而害及無辜之人使凡誦法孔子者皆與禍焉嗚呼秦之無道一至此乎此矣或謂扶蘇之諸貳也徒以一言之不合即決使遠去秦之亡基乎此矣雖然秦之所以諫坑儒出外故胡亥得立而至於此天道之報昭昭矣雖然秦之所必如此以逆天而禍民者極其慘烈使扶蘇雖不外出亦終必亡而已矣但未之亟也

丁南湖曰

扶蘇此語尊孔子惜儒生而欲安天下其敗甲之流亞乎及從沙丘之行則位以傳國以保而始皇有賢子矣始皇而有賢子豈天道之所容哉故天即假手始皇自絕其後而有監軍之命以開趙高矯詔之跡然則非趙高之得殺蘇也殺蘇者始皇也

隕石子東

國戊寅三十六年有隕石子東郡或刺之曰始皇死而地分使御史逐問莫服盡誅石旁居人燔其石按史記秋使者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避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明年祖龍死言訖置

劉友益曰魏之世張掖通石文曰大討曹漢後王建興十三年而魏言亦驗蓋雖人力而有相之道矣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壁也始祖也龍君象也言明年始皇薨也

蒙氏九曰

秦法令最嚴酷最多諱惡動就參夷然始皇諱死而明年祖龍死使者得從閑中來奏之諱亡而亡秦者胡盧生得自海上還奏之然則秦之諱惡法令嚴酷曾未有如後世之甚者也

立胡亥

此非人臣所當議

國辛卯三十七年十月始皇東巡左丞相李斯從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所過立石頌德至平原津而病篤七月崩於沙丘秘不發喪趙高欲矯詔立胡亥為太子乃見李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才能智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長子即位必用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為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數

此天下重任

守義不辱 先人

蒙恬明為 八臣之義

無一善足 後昆

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胡亥至咸陽發喪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子子嬰諫曰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一旦棄之而立無節行之人是使群臣不相信而鬪士之志離也弗聽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司馬公曰

秦如星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徒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異斯亦足稱也
賀善贊曰 始皇自併天下以來所書二十一事書更號書除謚書改正防書築長城書黔首自實田志在私也書銷兵器徒豪華書壞城郭決隄諸生志狂悖也書壁見書隕石志殃罰也自更號至此無一善足以裕後昆者再世而亡晚矣

平易一出 周書

聖人終不以彼易此

竊東坡曰 秦之得天下不取之於周而取之於六國况其所以滅者蓋商鞅變法以來以誅死為輕典以變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脇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為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者蓋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

丘瓊山曰

秦之得天下不取之於周而取之於六國况其所以滅者蓋因其削弱之餘列國不復尊承之後其得國也蓋亦異乎晉隋矣然先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虐用其民濟之於閭位不復比數焉甚者許其曖昧不明之事謂六國未亡而秦已先亡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哉綱目於其滅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大書其年號終始皇之世皆以帝書而於二世元年亦嘗一書焉其後也書周文伐秦書秦兵圍沛公吳廣進與秦戰之類亦無異於六國未亡之前嗚呼朱子於秦蓋有不得已焉者蓋名予之而實不予也何則天生斯民無主乃亂民奉其主將以撫我也始皇雖有人君之名而無人君之實假天子之位號以肆其毒於民豈上天立君之意哉故于其終推廣文公之意以正書焉然猶不察大書其年號者以著其有帝之名而無實也用以示戒於萬世云

穎濱曰 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 然始皇病於御使殺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殺尚從則趙高李... 察人國人固無所復施其巧耶

二世皇帝 積而天下叛之在位三年壽二十四繁刑重役誅殺任情罪盈怨... 降于漢

騁六驥過 决隙 賈主之所 能行

壬辰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夏至咸陽謂趙高曰人生世間譬猶騁六... 驪過决隙也 缺 音 吾欲悉耳目之所好從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 趙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 臣皆疑焉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陛下嚴法而刻刑盡除先帝之故臣更... 立陛下之所親信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 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十公主砒死于杜 砒步格反謂裂其肢體而公... 子將閻呼天自殺公子高上書請從死先帝葬驪山之足二世悅賜錢以

安枕之樂 何在

真西山曰 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盡其君之心術... 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翦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 枕肆志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 高言一進如水投石卒之刑戮蕃而怨叛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 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

復作阿房 宮 勝廣起兵 於斬

復作阿房宮 畫徵材士 五萬人屯衛咸陽書法 譏不... 變也... **綱** 秋七月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蕪勝自立為楚王以廣為假王擊...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 閭左言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 蘇州是九百人屯大澤鄉 大澤鄉在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皆為屯長... 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

陽郡今蘇州是

壯士死奉大名 王侯將相寧有種

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

耳以勸立六國後

而盟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陳中父老請立法為楚王張耳陳餘曰秦為無道暴虐百姓將軍出萬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與眾多也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可成矣涉不聽自立為王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

秦民湯武

涉起調成而首事志在免死縉紳先生樂抱祭器歸之耳餘

陳潛室曰

涉起調成而首事志在免死縉紳先生樂抱祭器歸之耳餘

鼠竊狗偷

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悅

趙使周文西擊秦武臣等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

趙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發明

隆準龍顏

九月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

大丈夫當如此

人生產作業常絲咸陽

尊楚所以惡秦

楚所以惡秦也

如此矣。○單父人吳公單父音善甫縣名今屬濟寧單州吳公史失其名相經云魏人也名文字叔平好相人見

李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李相者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

箕箒妾劉季執奉箕箒之妾也卒與劉季乃吳后也史記吳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

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王述令諸大夫曰進不沛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萬錢實不特一錢謁入吳公大驚起迎之門見其狀貌甚敬重之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高祖因狎侮諸客遂上坐酒闌吳自固留之以女許焉

陳龍川曰與王之君必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未易之噫求之於貌其亦迂矣觀懷王欲遣長者仗義而西諸將皆曰沛公素寬大長者遂遣之食其見沛公曰諸將過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寬仁大度天下所以服高祖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吳公必於是焉

高祖所以成大業

東南有天子氣

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厭一季即自疑亡

後與人俱求常得之季怪問之呂居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往從常得季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史記高祖為亭長時告歸之田呂居與兩子居田中擣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居饋之老父

相魯元亦曰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后言其事乃追及問之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之相貴不可言高祖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貴遂不知老父處

丁南湖曰王元之論云竊秦罪惡貫盈六合契契上訴求主天將使民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酒言帶酒徑澤中

徑小道也從小道而行過於澤中

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復哭

曰老嫗也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

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史略註秦居西於行屬金

之後堯火德故稱曰赤帝子

李初為泗上亭長亭者停留行旅宿食處所猶今為縣送徒驪山

驪山郡縣皆送徒上役作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亡逃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酒言帶酒徑澤中

徑小道也從小道而行過於澤中

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復哭

曰老嫗也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被赤帝子斬之嫗因忽不見後

人告劉季季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史略註秦居西於行屬金

之後堯火德故稱曰赤帝子

李初為泗上亭長亭者停留行旅宿食處所猶今為縣送徒驪山

神母告符

神武徵應

墨魚狐鳴

受命以人
不以神

劉季書帛
射城
父老立季
為沛公
旗幟皆赤

史臣斷曰

劉季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嫗直哭之言涉于怪誕未足信也司馬遷曰神母告符班固曰斷蛇著符司馬光曰旗幟皆赤由蛇吐虺曰神武有徵應皆信赤帝子之言故也以愚論之不過陰托詭辭即陳勝吳廣草魚狐鳴之故智也若以斯言為誠然是白帝子果指秦而言以為秦國之命脉化為蛇耶則耳目手足安能脫換變為蟲類從動物以為秦帝之精神化為蛇耶則何為二世傳之子嬰且二世試於趙能變矣今日斬之今日國統命絕何為子嬰且二世試於趙高子嬰殺於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則其說無稽足溢矣是故斷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乎三軍之素後人之告孰與乎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乎三老之說善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怪以人而不以神○按勝廣欲以鬼惑眾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又令廣於戍人所止叢祠中直篝火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時陳涉起沛

沛令欲以沛應之椽王更蕭何曹參曰

漢書曹參為沛獄

君

為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頭君召諸亡在外者以劫眾乃令樊噲召劉

季時劉季之眾已數百人矣令悔閉城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

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為沛公蕭曹為收子弟得二三千

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史記劉季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諸侯并起屠沛盡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

以應諸侯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令開門迎季欲以為沛令季曰天下方擾置將不策一敗塗地吾豈敢自愛恐能善不能完父兄子弟願更相推擇可者父老皆曰平生聞季諸珍怪當責且卜筮莫如季最吉乃立季為沛公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綱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項

字避讐吳中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

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長八尺

餘力能扛鼎扛舉才器過人會稽守般通聞陳涉起欲發

兵以應涉使項梁將梁乃使籍拔劍斬守頭佩其印綬自為會稽守以籍

為裨將狗下縣裨將副將也史記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

田儻者故齊王族也自立為齊王率兵東畧定齊地

韓廣自立為燕王

趙王武臣為燕所獲張耳陳餘使人請之輒為燕殺有廝養卒往見燕

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

堂萬人敵
項籍才器
過人

斯養請歸
趙王
張耳陳餘
何如人

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張耳陳餘以少長先立武臣今此兩臣欲分趙而王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設殺武臣二賢貴燕問罪滅燕必矣燕將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魏公子答為魏王

魏王立魏公子答為魏王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燕王韓廣二魏王豹元年韓王成元年春正月趙將張耳陳

餘立趙後歇為趙王○**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客

有說之者曰兩君羈旅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歇立之

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亡之江中為群盜番

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以女

妻之使將其兵擊秦按英布出處自此

番君

兩君羈旅難獨立立趙後可就功

沛公得張良為將

沛公得張良以為將海寧州是聞陳王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景駒姓景駒在留留地名漢置留城今縣今廢為鎮屬徐州彭城縣在沛縣東張良封留即此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道遇沛公遂屬焉

良數以木公兵法說沛公木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祖封呂從其封姓言吾先君木公望子久矣因號木公望木公兵法一帙三卷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

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不若張良歸沛公何者良心也良欲業成矣書曰沛公得張良貴之也書法如此綱目一人而已

君逐昌曰不曰張良歸沛公而曰沛公得張良則良之去就為可觀而沛公之興以得良為重矣

廣陵人召平為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為上

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起

兵欲立令史陳嬰為王嬰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

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將舉

嬰母指嬰勿王暴得大名不祥

沛公以得良為重

沛公天授

張良以兵法說沛公

良為將

沛公得張良以為將

海寧州是

景駒姓

留地名漢置留城今縣今廢為鎮屬徐州彭城縣在沛縣東張良封留即此

綱目卷之五十四

秦二世四年

十一

大事將非其人不可眾從之於是嬰及英布皆以兵屬梁眾遂六七萬進擊秦嘉景駒殺之

居鄴 今鄴縣 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說梁曰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

今故楚南公 楚人善陰陽曰楚雖三戶水津也 亡秦必楚 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章邯即降秦遂亡

今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逢難 古降字言起兵

也起之眾爭附君者以君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乃立楚懷王孫心

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梁從之立為韓王 漢

元 韓後 以更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

丁南湖曰 范增勸梁立楚後為梁而不為楚詭計也張良勸梁立韓後

為韓而不為梁忠謀也觀詭與忠二人之優劣即此一端已

二世數誚讓李斯 數音朔誚責也 居三公位 三公論道之官古無其職至周

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之漢以丞

范增好奇計楚三戶人

起也起之眾爭附君者以君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乃立楚懷王孫心

心名也楚懷王

從民望

張良勸立韓後

問范增勸梁立楚後

張良勸梁立韓後何

如

相太尉御史為之唐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之 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

夫賢王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而群臣百姓救過

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

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盛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 郎中

令趙高恃恩專恣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

者但以聞殺群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謹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

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則大臣不敢奏

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為言高乃見

斯曰關東群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

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

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於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

沙丘之謀丞相與焉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 李斯之子名由

此直君侯之事斯至上謁者三趙高給李斯

如

十三

東門逐兔

論腰斬咸陽市斯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夷滅也父母兄弟妻子盡誅滅也
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書法則斯無罪乎斯固有罪而秦

丁南湖曰

論者皆謂秦殺李斯不以其罪矣予則不以為然也斯之被
苟合嚴威酷刑聽高和說廢適立度以致諸侯之畔而晚節欲以諫諍
納忠則亦未矣斯誠可殺也但夷三族則太甚焉

項梁戰勝而騎

破秦軍於雍丘秦縣梁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臣為君
畏之梁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黡章邯
已破項梁乃渡河北擊趙趙數請救於楚楚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
次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卿子冠軍卿子卿之子也時人相褒尊

楚遣沛公
伐秦

兵尚疆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奮身願與沛公西諸老將曰羽慄
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且可
下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陳王項梁散卒以
伐秦

尹遂昌曰

三代而下惟漢唐為盛而得天下亦略相似然唐祖自即位
公舉兵誅無道秦其名義甚正秦既不得而臣之則稱以沛公宜矣若
夫唐公既尊隋煬為太上皇又立其子而事之則君前臣名固其理也

項籍矯殺
宋義

甲午三年楚二齊二趙二燕二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
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今秦攻

漢唐得天
下略相似

宋義飲酒
高會
國家安危
任此舉

沈船破釜

問無忌黃
奪以故即
擊項籍矯
殺以故鉅
鹿得失何
如

觀勢收功

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遣其子襄相齊

飲酒高會士卒凍餓項羽曰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國

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羽即其

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沈字作持三日糧以

示士卒必死於是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虜王離按羽矯殺宋既破秦軍

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

屬焉書法即謂之救書大破秦軍而項籍矯殺之罪不可掩此功過之權衡也

尹遂昌曰不直書曰楚將而必曰矯殺者正其專恣無君之罪也籍始見于

綱目而罪已如此他日雖

欲自立于天下尚可得乎

趙雪航曰宋義因論武信君幸驗其言楚懷王因高陵君顯之說即以

累勸其進兵乃欲待秦趙戰攻之疲以承其弊此所謂徐觀鵲蚌之勢

以收漁人之功同一意也承弊之說施于戰國兵力相等之時可也是

時趙國新造疆秦兵力逾其十倍危殆之機在於呼吸之間時楚

之救正如救焚拯溺豈可逡巡畏縮以俟其罷而承其弊哉及送其子

宋襄相齊飲酒高會不恤士卒項羽累言傲然弗聽乃即帳中斬之士

卒之心未必不合辭稱快也愚觀宋義以一言幸中項梁之敗而得卿

子冠軍之名及其提兵救趙略無智勇之施徒以浮蕩之言而沮進兵

之計向非項羽引兵渡河大破秦兵虜王離趙城士卒又有長平之難

矣是項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國數十萬生靈之命也先儒言其矯殺

卿子冠軍以咎羽豈不謬乎

二月沛公北擊昌邑昌邑在曹州過彭越越以其兵從沛公沛公拜越

為魏相使將兵略定魏地

綱沛公使酈食其說陳留下之○**綱**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陳留圍縣高陽

人酈食其為里監門酈音歷食音異其音基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

人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天略此真吾所願從遊騎士曰沛

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音貫戴也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溺小

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至高陽傳舍從容不迫之

傳之義舍亭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偃床馮几使兩女子洗足

而見酈生居居御反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偃見長者

酈生長揖

不拜

生

偃末見酈

生

轍先延和
主
陳留天下
之衝

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兵不
滿萬人欲以徑入疆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陳留古宛
州郡今開
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令平聲彼自歸伏曰下言我請
得為使而往說之可令其歸伏
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廣野在河
內山陽縣
為說客使諸侯

沛公何簡
酈生
沛公馭英
雄之術

陳龍川曰沛公高陽之行悍士一將軍耳監門戍卒與前泗上亭長齊
之術也凡人之情慢忽生於故常狎侮起于疇昔彼奸雄桀猾之徒皆
昔日之故舊彼其悠然而歸於我者不有所玩瀆則必有所嘗試於是
無一術駕馭籠絡之俾之動蕩奔走而不自知一沛公其如秦項何先
之以俗洗之卑所以性其銳後之以延坐之崇所以慰其心沛公馭英
雄之術大率如此

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取之潁川郡漢獻徙都之改許昌後周改許州因張良遂略定韓地
良引兵從沛公略南陽南陽郡屬荆州在鄧州東北百二十里南陽守齧降齧音孽郡守
之名失其姓引
兵西無不下者所過亡亡毋得鹵掠鹵音魯掠音略秦民皆喜

請事留司
馬門三日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棘原地名在鉅鹿郡南項羽軍漳南漳南漳水之南今
俗名柳河在邢州
秦兵數郡數音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
門三日凡言司馬門者宮垣內兵衛所在四面皆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
曰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為者言不可復為今戰勝高必嫉吾功不勝不免
於死邯乃與羽約盟洹水上立以為雍王置楚軍中使欣將其軍為前行
謂行而前也

章邯與羽
約盟洹水

宋沛國曰

雍蔽之禍其可畏也哉邯鄲之役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猶以
史欣請事咸陽無滯留杆格之苦則陳餘之書固未足以感章邯之心
雖項羽善戰亦未能旬日之間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之眾也今掃一國
之眾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繫於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奏事乃留
三日而不得報其趣也宜哉

初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
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中害之也後群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北地有大鹿毛無斑其形似馬
高所獻蓋此也諸儒多言鹿馬

謂鹿為馬

易辨亦未攷耳

胡致堂曰

奸人欲奪君柄者必先熒惑其耳目感移其心意使紛然眩亂莫適所守然後其柄可得矣鹿之與馬非有疑近相類之形也指鹿為馬人莫敢言則瞽其君之目矣以忠言為欺以讒言為信而人莫敢議則聾其君之耳矣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瞽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安危治亂之實一切顛倒而人莫敢以告則迷惑其君之心矣於是恣其所欲無所不至自謂可以永保福祿之權而不知禍敗已隨其後自古非一趙高而終不悟也且指鹿為馬異事也二世笑之以忠為欺以讒為信是非瞽不肖兩易其位異事之尤者也二世不知駭馬故不待勝廣劉項之入關而望夷之賊已迫矣猶欲一見丞相是其心憤憤于鹿馬至被殺而終不悟也何足悲哉

運西山曰

按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群臣而卜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辯之物而群下不敢言則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亦無能為矣

丁南湖曰

鹿馬之辨不可以欺狹提而高之欺束束之受欺曷至如是君之視臣如草芥今也臣之視君如狹提向也始皇以極猛而肆欺於上今也二世以極儒而受欺於下蓋天理反覆相尋也

趙高前數言

關東盜無能為及章邯軍敗恐二世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弒二世于望夷宮秦建之以立子嬰為秦王

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群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夷其三族發明

二世為高所愚所書不同如此

如此

胡致堂曰

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舒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袁了凡曰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僅托於他書者西漢京東蒲為哺群臣不救出一轂使正先不非刺高能令其威不成秦不亂耶何言之異也然正先之名賴平言猶傳矣

子嬰遣將拒

關有藍田關即秦之峽關也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

兵尚疆未可輕

頭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

秦將啗以利

以食餒之令其啗食耳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

張良說沛公擊秦

沛公大破

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

嶢關

秦兵大敗藍田秦縣名周禮王之次美遂至藍田又戰其北

丁南湖曰張良謀嶢關之戰其謀擊得遂則必不從漢而即從赤松以終

其不事二姓之心矣夫惟失之博浪而務求得之嶢關也故沛公欲擊

矣良猶恐秦兵尚強而為疑兵以益其勢秦將欲和沛公欲許矣良猶

恐士卒不從而欲因其懈怠以奮擊蓋良意謂事二姓已錯矣何可寡

謀輕進又錯而緩其成功乎此所以

謂之失策而沛公其不得已者也

賈誼論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

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北

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之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

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鑄以爲金人十二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

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

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阡隸之

人遷徙之徒也躡足行伍之間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

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靡靡而景從山東蒙

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

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罷散之罷音疲

招八州之招音翹

胡致堂曰誼之言必出於陸生所謂湯武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是不然

爲非耶直謂仁義不施可矣太史公曰賈誼黽黽明申韓未有以驗之

其斯言

之類與

陳止齋曰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無可畏之形者難見易圖者

深畏夫未見其隙之民心蓋民心之搖於敵國之變古者有畏民之

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之人君狃於民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

於天下矣嗚呼秦以七世亡六國而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疆不能當

民之弱天下之真可畏者果安在哉

右秦自莊襄王至子嬰合四十二年子嬰爲王四十六日降于漢

周秦總論

周自西轍轉東而王迹掃地陵夷至於威烈之際氓氓焚焚么麼微小

曰甚徒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柳宗元封建論云周之喪久以爲守鼎之

論威烈王

攻守勢異

賈誼曰誼錯明申韓

古者有畏民之君天下真可畏者安在

主而已三晉強梁弁髦其君瓜分其國固王法所不貴者貫音周天子不能討已失大司馬九伐之法矣周禮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而法正邦國故弑其君則殘之而反寵秩之是何異於開門而揖盜乎故紫陽作綱目托始於此以見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其後安王立而田和即求為諸侯尤而效之周亦何辭列主之時諸侯並大狼摯虎攫百派分波爭涸其源未聞有西歸以受好音者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而齊威一舉朝禮天下賢之其空谷之足音晦暝之日月與顯王賜秦以黼黻之服養成鴛鴦之勢然而諸侯弗齒也孝公發憤脩政而商鞅以刑名佐之田開阡陌而使富勇戰怯關而使強力甲諸國虎視敵國而秦始稱王矣孝公子山之西山之東談士雲起但詐如星即令先釋讖命云從儀秦董掉雷光之舌馳波濤之辯漢文辯如波濤擄藻如春華橫雲起但詐如星以箚鼓天下今日說合從則欲悉慮以擯孤秦明日說連衡則欲拱袂而臣六國紛紛籍籍各是其謀以爭相雄長斯時也齊有

孟嘗田趙有平原勝

魏有信陵無

楚有春申黃

皆飛仁揚義曹他七改

道藝將心無方抗志雲際魏伐秦敗其軍秦魏河東三城以和終不思以隻矢貫函谷之西每每割地賂秦如抱薪救火而甘牛後之羞無胡越之智蘇秦曰胡與越人同舟而濟風波至舟而濟秦兵至不能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如同

弱秦宜可以得志也然楚懷客死徒自切齒腐心而三城既得之後韓

申盟締好如率然常山在山維渠鶴鳴在原而首動尾應小學一唱五

從以撥劇整亂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而卒不悟惜夫赧王獻地

秦滅東周而姬氏八百六十七年之祀遽爾終斬當時無有仗義以責

及秦者而韓魏二君捐廉棄耻反呪詈粟斯啞伊嚙也啞伊嚙強

之見迨至郊見上帝秦而秦亦侈然以帝自居矣噫孰知異人孝文王

逃歸因出不幸歸自趙不韋隱計不韋美姬有娠獻於異而栢翳之

祀已先亡於宮闈之中乎呂政以眇眇之身奮六世之餘烈王公惠文

百姓之骨於中原先滅韓內史勝次滅趙魏次之王楚次之王燕又

次之王而齊之四十餘年不受兵者亦付于松耶栢耶之歌王賁滅齊

唐漂虞繇殷湯周楊雄劇夷封建於郡縣遮北胡於遠方灰詩書於烈

阿房築怨長城築愁蒼然軒然以鑄磨鍛鍊其民天下皆重足側目口

噤心悸音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而莫敢誰何震潰之勢已基於

立國之初祖龍既死胡夷襲尊座未及煖而廣勝吳廣之徒斬木揭竿

呼號而起望屋而食橫行天下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而先人蒙雪霜冒

矢石寸壤尺取之地復散而為六國項梁田儋韓廣且以為鼠竊狗偷

而不足憂也及天地如崩瓦韋楚祖龍行云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

馬漢家始空山西之甲付之章耶以禦之而楚沛席卷長驅直擣關外當

是之時上有高枕肆志之主下有指鹿為馬之奸迨逆謀起於望夷而

為王弗許為侯弗許與妻子為黔首又弗可得趙高使閻樂弑二世

沛公以長者之師掉臂入關而嬰來稽首項羽嘯兵西噪殺戮已降秦

自威烈而後以殘頽之末祚寄命於咆哮之虎喙咆哮音袍尚綿綿延

延三十承孫八百祚年李東賦成王定鼎以休姬而六國以萬乘之強

不能支一秦之師暴秦以天下之強竟實亡於謫戍之卒此其故何耶

公輸若
卷四

也。蓋六國不知所以自強，秦惟以其強者而虐用之，其勢固宜必至於此。



68-11667

